

事文類聚

前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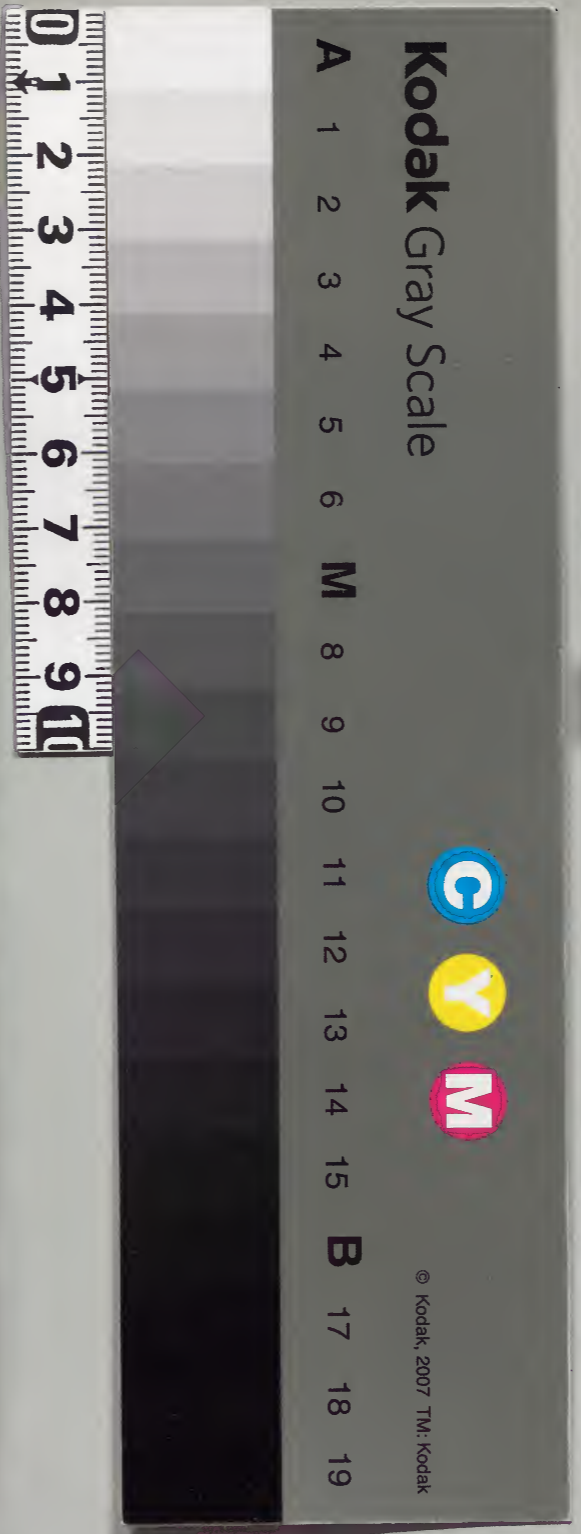
二十一、二十二

存
合61
2

漢書門			
六	一	二	六
一	五	二	六
三	九	二	六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六	一	二
五	合	六	一
函	二	一	六
架	冊	架	架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126	
冊數	61 (11)		
函號	365	3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事文類聚前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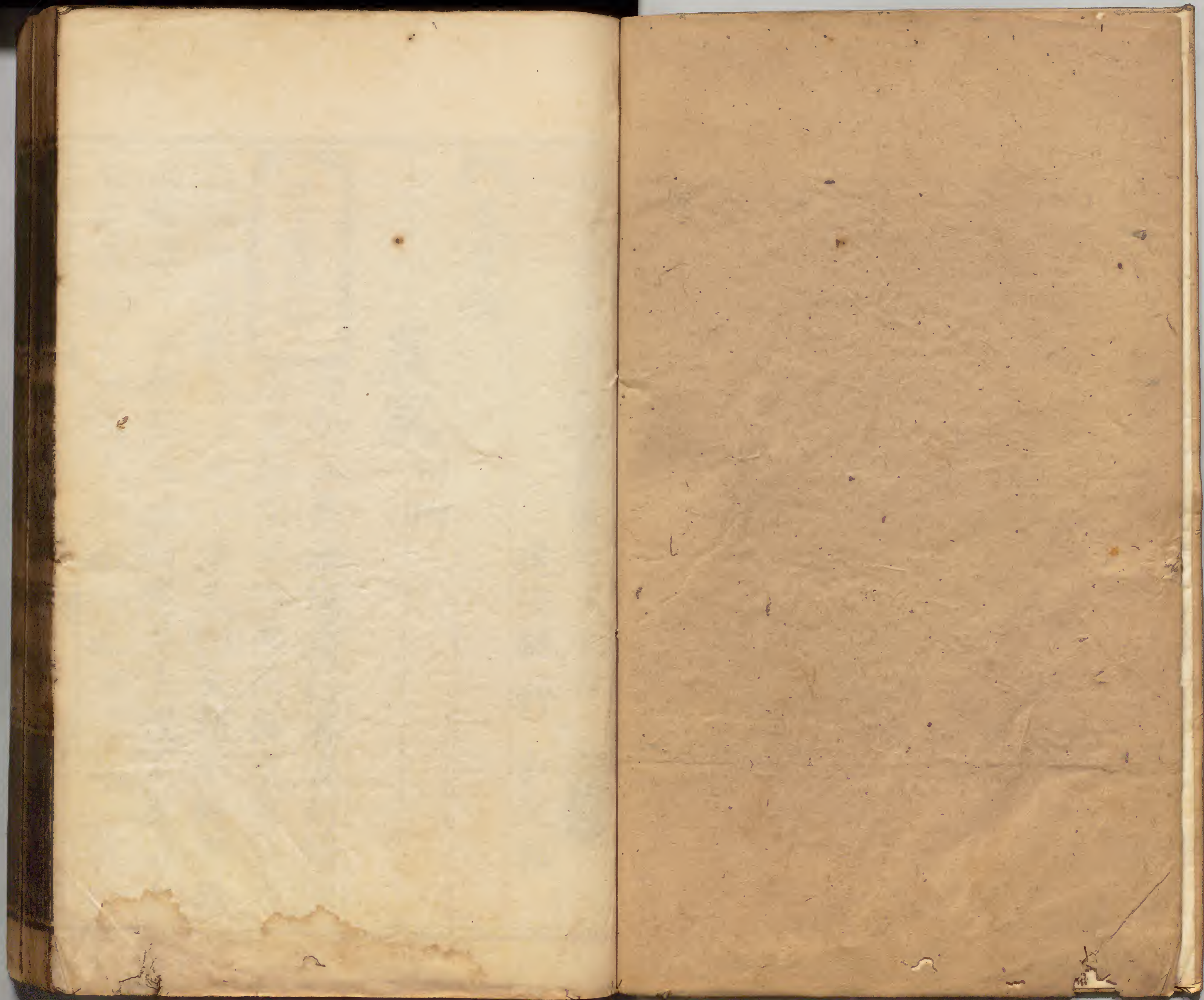
卅六之七

廿一

24
2
21

館書圖京東			
一	三	五	類
册	號	架	函
			漢書門
			類書類

不許帶出



耕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六

前集

建安祝穆和父編

民業部

農家 田附

淺草文庫

羣書要語

提封五萬疆場綺紛溝塹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插成雲五穀

垂穎桑麻敷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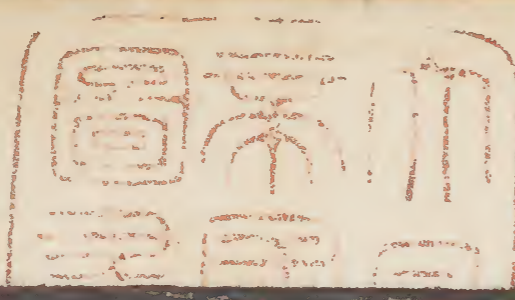
西都賦

漢武詔火耕水耨應劭

曰燒草下水種稻益生因悉芟去復下水灌水

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也

漢書載芟載柞



其耕澤二詩其饒伊黍其笠伊糾其鑄斯趙以
薈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良耜饁彼南畝田
畷至喜七月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盤庚惰
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同上人生在勤勤
則不匱管子農夫不為水旱輟耕荀子農筭圃
笠共談壠畝間葉正則文

田一歲曰蓄二歲曰新三歲曰畬爾雅雍州厥
田惟上上禹貢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
可以無飢孟子

詩句夕陽臨水釣春雨向田耕劉長卿雨中耕

白水雲外斷青山許渾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
山孟郊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燒山杜畬田貴火
聲爍爐杜曲江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白雲邊
杜雖為尚書郎不及村野人藹藹桑麻交公候
為等倫杜

古今事實

耕莘樂道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

耦耕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

沮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云云耰而不輟微子

荷蓀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同上

豚蹄穰田

淳于髡滑稽多辯齊威王八年楚伐齊齊使髡之趙請救齊金百斤車馬千駟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臣今者從東方

來見道傍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所欲者奢故笑之齊王乃益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乘髡至趙予精兵十萬楚聞之引去注篝籠也汙邪下地田也

輟耕壟上

陳勝字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然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勝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羔酒自勞

楊惲與孫會宗書曰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躬耕壠畝

諸葛亮躬耕壠畝好為梁父吟

負郭十畝

以下係田

孔子曰回家貧胡不仕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

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回不願仕

負郭二頃

蘇季子曰吾若有雒陽負郭二頃田安能佩六國印乎

買田自污

黥布反上數使使問相國何為客說曰胡不多買田地賤買資以自污何從其計

伯耕使學

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

三十畝與伯居伯常耕縱平使游學

及貴買田

張禹內殖貨財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漑灌極膏腴

自耕而食

徐穉嘗自耕稼非其力不食

身後桑田

諸葛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

求田問舍

許汜見陳元龍元龍謂汜曰今天下大亂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

有田不仕

王素使謂文中子曰子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西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

苦飢常勤

陸龜蒙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飢身畚插株刺無休或譏其勞答曰堯舜黻瘠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

陸文

多田翁

盧從愿占良田數百頃自此薄之目為多田翁

古今文集

雜著

稼軒記

洪景廬

國家行在武林廣信最密邇畿輔東舟西車蠶千錯出處勢便近士大夫樂寄焉環城外中買宅且百數基局不能寬亦曰避燥濕寒暑而已耳郡治之北可里所故有曠土存三面傳城前枕澄湖如寶帶其從千有二百三十尺其衡八百有三十尺截然砥平可廬以居而前乎相攸者皆莫識其處天作地藏擇然後予濟南辛侯幼安最後至一旦獨得之既築室百楹度財占地什四乃荒左偏以立圃稻田泱泱居然衍十弓意它日釋位得歸必躬耕於是故憑高作屋

下臨之是爲稼軒而命田邊立亭曰植杖若將
真秉耒耨之爲者東岡西阜北墅南麓以青徑
欵竹以錦路行海棠集山有樓婆娑有堂信步
有亭滌研有渚皆約畧位置規歲月緒成之而
主人初未之識也繪圖畀予曰吾甚愛吾軒爲
我記予謂侯本以中州雋人抱忠仗義章顯聞
於南邦齊虜巧負國赤手領五十騎縛取於五
萬衆中如挾冕免束馬銜枚由關西奏淮至通
晝夜不粒食壯聲英槩儒士爲之興起 聖天
子一見三歎息用是簡深知入登九卿出節使

二道四立連率莫府項賴氏寇作自潭薄於江
西兩地驚震談笑掃空之使遭事會之來挈中
原還職方氏彼周公瑾謝安石事業侯蓋饒爲
之此志未償顧自詭放浪林泉從老農學稼無
亦大不可歟若予者偃偃一世間不能爲人軒
輒乃當夫須襪襖醉眠牛背與菟童牧孺肩相
摩幸未梨老時及見侯展大功名錦衣來歸竟
厦屋潭潭之樂將荷笠棹舟風乎玉溪之上因
園隸內謁曰是嘗有力於稼軒者侯當輟食迎
門曲席而坐握手一笑拂壁間石細讀之庶不

為生客侯名弃疾今以右文殿脩撰再安撫江
南西路云

古詩

畬田行

劉禹錫

何處好畬田團團縵山腹鑽龜得兩卦上山燒
臥木下種暖灰中乘陽坼牙孽蒼蒼一雨後
茗穎如雲發

渭水田家

王維

斜陽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倚杖候
荆扉雉雊麥苗秀蚕眠桑葉稀田夫荷鋤至相

見語依依即此羨閑逸悵然歌式微

田家

聶夷中

父耕原上田子斲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
脩倉鋤田當日午汗滴禾下土誰念盤中食粒
粒皆辛苦二月賣新絲五月糶秋穀醫得眼前
瘡剗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
綺羅筵偏照逃亡屋

田舍曲

王貞白

古今利名路只在儂門前至老不離家一生常
晏眠牛羊晚自歸兒童戲野田豈思封侯貴唯

只待豐年征賦不辭苦但願時官賢時官苟貪
濁田舍生憂煎

田家雜興

儲光羲

梧桐陰去我門薜荔網我屋迢迢兩夫婦朝出
暮還宿稼穡既自務牛羊還自牧日旰嬾耕鋤
登高望川陸空山足禽獸墟落多喬木白馬誰
家兒聯翩相馳逐

楚山有高士梁國有遺老築室既相鄰向田復
同道糗糒常共飯兒孫每更抱忘此耕耨勞愧
彼風雨好螻蛄鳴空澤鷓鴣生秋草日夕寒風
來衣裳苦不早

田家書情

儲光羲

蒲葉日以長荷花日以滋老農要看此貴不違
天時迎晨起飯牛雙駕耕東菑蚯蚓土中出田
鳥隨我飛群合亂啄噪嗷嗷如道飢我心多惻
隱顧此兩傷悲發食飼田鳥日暮空筐歸親戚
更相誚我心終不移

觀田家

韋應物

微雨衆卉新一雷驚蟄始田家幾日閑耕種從
此起丁壯俱在野場圃亦就理歸來景常晏飲

積西澗水飢飭不自苦膏澤且爲喜倉廩無宿
儲徭役獨未已方慚不耕者祿食出閭里

野老歌

張籍

老翁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苗疎稅多
不得食輸入官倉化爲土歲暮鋤犁倚空室呼
兒登山收橡實西江賈客珠百斛舫中養犬長
食肉

歌元豐

王介甫

歌元豐十日五日一雨風麥行千里不見土連
山沒雲皆種黍水秧綿綿復多稌龍骨長乾掛
梁稻鮒魚出網蔽洲渚荻笋肥甘勝牛乳百錢
可得斗酒許雖非社日長聞鼓具兒踏歌女起
舞但道快樂無所苦老翁塹水西南流楊柳中
間找小舟乘興欲眠過白下逢人歡笑得無愁

水車

蘇子瞻

翻翻聯聯街尾鴉犖犖确确蛻殼蛇分畦翠浪
走雲陣刺水綠鍼抽稻牙天工不念老農泣喚
取阿香推雷車

律詩

長安秋夜

章孝標

田家無五行水旱卜蛙聲牛犢乘春放兒孫候

暖耕池塘煙未起桑柘雨初晴歲晚香醪熟村
村自送迎

陸渾山莊

宋之問

歸來物外情負杖闔巖耕源水看花入幽林採
藥行野人相問姓山鳥自稱名去去獨吾樂無
能愧此生

書村叟壁

鄭谷

草肥朝牧牛桑綠晚鳴鳩列岫簷前見清泉確
下流春蔬和雨割社酒向花莧引我南陂去籬
邊有小舟

張谷田舍

鄭谷

縣官清且儉深谷有人家一徑入寒竹小橋穿
野花確喧春澗滿梯倚綠桑斜自說年來稔前
村酒可賒

田家作

王維

舊穀行將盡良田米可希老年方愛粥卒歲且
無衣雀乳青苔井雞鳴白板扉柴車駕羸犢草
屨牧豪豨多雨紅榴拆新秋綠芋肥餉田桑下
憇傍舍草中歸住處名愚谷煩君問是非

題汶川村居

滕白

種茶巖接紅霞塢灌稻泉生白石根
畚腹老翁眉似雪海棠花下戲兒孫

田家

鄭毅夫

田家汨汨流水渾一樹高花明遠村
雲意不知殘照好却將微雨送黃昏

田家

歐陽永叔

綠陽高下映平川賽罷田神笑
語喧林外鳴鳩春雨歇屋頭初日
杏花繁

田園雜興

范至能

高田二麥接山青傍水低田綠未耕
桃杏滿村

春似錦踏歌椎鼓過清明

下田岸水出江流高壠翻江逆上溝
地勢不齊人力盡丁男長在踏車頭

時世行

杜荀鶴

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苧裙衫鬢髮焦
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盡尚徵苗
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
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

八十老翁住破村村中牢落不堪論
因供寨木無桑柘爲點鄉兵絕子孫
還似平寧徵賦稅未

曾州縣畧安存至今雞犬皆星散日落西山哭
倚門

秋雨輞川莊作 王維

積雨空林煙火遲蒸梨炊黍餉東菑漠漠水田飛
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
齋折露葵野老與人爭席罷海鷗何事更相疑

蠶蟲家

羣書要語

季春之月后妃躬桑禁婦女母觀
省婦使以觀蠶事蠶事既登分繭

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月令天子諸侯必有
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
者使入蠶于蠶室奉浴種于川桑于公桑

瞻印

古今事實

馬頭娘

蜀之先有蠶叢帝又高辛時蜀有蠶女不知姓
氏父為人所掠惟所乘馬在女念父不食其母
因誓於衆曰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嫁之馬聞其
言驚躍振迅絕其拘絆而去數日父乃乘馬而
歸自此馬嘶鳴不肯齧母以誓衆之言告父父

曰誓於人不誓於馬安有人而偶非類乎能脫我於難功亦大矣所誓之言不可行也馬跑父怒欲殺之馬愈跑父射殺之曝其皮於庭皮蹶然而起卷女飛去旬日皮復棲於桑上女化爲蚕食桑葉吐絲成繭以衣被於人間一日蚕女乘雲駕此馬侍衛數千人謂父母曰太上以我身心不忘義授以九宮僊嬪矣無復憶念也今豕在什邡綿竹德陽三縣界每歲祈蚕者四方雲集蜀之風俗宮觀諸化塑女像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蚕焉

圖經

祀先蚕

于寶云祀苑窳婦人寓氏女之尊稱先蚕也

祭蚕室

吳縣張成見一婦人立宅東南角謂成曰此地是君蚕室我即地神正月半日可作白粥泛膏於上以祭之當令君家蚕葉百倍言訖而去成如其言大得蚕

續齊諧記

古今文集

雜著

蠶賦并序

陸龜蒙

荀卿有蠶賦揚泉亦爲之皆言蚕有功於世不
斥其禍於民也余激而賦之極言其不可能無
意乎詩人碩鼠之刺於是乎在古民之衣或羽
或皮無得無喪其游熙熙藝麻緝纆官初喜窺
十奪四五民心乃離逮蚕之生繭厚絲美機杼
經緯龍鸞葩卉官涎益嚙盡取後已嗚呼既豢
而烹蚕實病此伐桑滅蚕民不凍死

古詩

蠶簇詞

王建

蠶欲老箔頭作繭絲皓皓場寬地高風日多不
向中庭瞰蒿草神蠶急作莫悠揚年老爲爾祭
神桑但得青天不下雨上無蒼蠅下無鼠新婦
拜簇願蠶稠女灑桃漿男打鼓三日開箔雪團
團先將新蠶送縣官已聞鄉里催織作去與誰
人身上著

織女怨

文與可

擲梭兩肘倦踏籥雙足趼三日不住織一疋纔
可剪織處畏風日剪時審刀尺皆言邊幅好自
愛經緯密昨朝持入庫何事監官怒大字彫印
文濃和油墨汚父母抱歸舍拋下中門下相看

各年語淚迸若傾瀉質錢解衣服買絲添上軸
不敢輒下機連宵停火燭當須了租賦豈暇恤
襦袴前知寒切骨甘心扇骨露里胥踞門限叫
罵嗔納晚安得織婦心變作監官眼

貨殖家

商賈附

羣書要語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
孟子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揚子

商賈行曰商處曰賈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天官

冢宰注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

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

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

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公丑天下之商皆悅而願

藏於其市矣同上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

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

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

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氓乎貨殖序凡編戶

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

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

商刺繡紋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資也貨

殖序駟贖注會二家交易也駟者其首率也同

上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

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

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

之比者謂之素封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同上

富商賈或滯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邑注或有

所廢置有所居蓋居邑中以乘時射利也後食

貨志巷列千所羅居百族則能目語額瞬談智

於尺寸之間窺窬於分毫之際晉成伯陽市賦

詩句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杜

古今事實

伎巧致利

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勸其女

功極伎巧則人物歸之襁至而輻湊故齊冠帶

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貨殖傳

人棄我取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

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夫歲熟取

穀予之絲漆蠶出取布帛予之食史記

好停貯

子貢好廢舉_田廢舉停貯也物賤則買而停貯
值貴則轉移取利也

焚券得民

孟嘗君使馮驩收債於薛驩至召取錢者殺牛
置酒與期貧者取而燒之曰有君如此豈可負
哉孟嘗君聞而怒召驩云云驩曰有餘者與期
不足者終無以償焚無用之券捐不可得之虛
計令薛民親君有何疑焉孟嘗君拊手而謝之

居家致富

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

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致數十萬齊人聞其賢
以爲相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
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乃歸相印散其財與知友
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於陶以爲此天
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以致富矣自
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蓄廢居候時轉物逐
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鉅萬

越世家

著萬物錄

計然者濮上人也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筭嘗
南遊越范蠡畢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著四

方所出 本傳

公候殖貨

漢張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安世身為公侯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

注

收息百三

王莽令市官收賤賣貴賒予民收息百月三

衣繫衆鑰

漢吏部侍郎張允家貲萬計而性吝不委妻子自繫衆鑰於衣下如環佩聲郭威入京師允匿佛殿藻井之上板壞而墜凍餒而卒續世說

焚券自償

後漢樊宏其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年八十餘終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敕竟不受建武中追爵壽張敬侯

積財能散

後漢折像字伯式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
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之像曰吾門戶殖
財日久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
幸墻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

為鬼所笑

宋劉伯龍歷位九卿郡守貧窶尤甚常在家慨
然將營什一之方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
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為鬼所笑也遂止

自執牙籌

王戎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
積寶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筭計常
若不足女適裴願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
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歡從子將昏戎
遺其一車求婚訖而更責取

身障二簾

阮咸傳初祖約性好財有詣約約料理物客至
屏當不盡餘兩小簾以著背後傾身障之

父焚其券

宋顧覲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債覲
之禁不能止後誘出文券一大厨悉令焚之宣

語遠近皆不復還綽懊歎彌日

立市易法

熙寧間詔京師置市易務樞密使文彥博言市易司遣官監賣菓實有損國體王安石曰陛下不殖貨利豈於菓實收數千緡息以規利者直以細民久為兼并所苦故為立法耳長編

與錢輟歌

以下係商賈

劉伯芻侍郎所居巷日有鬻餅者早過戶必聞謳歌當爐召與萬錢令多其本曰取胡餅償之後過其戶寂不聞歌聲呼至問曰何輟歌之遽

乎曰本領既大心計轉麓不暇唱渭城矣

隋唐嘉話

借財命窮

昔有周孿者家貧夫婦夜田天帝見而矜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財可以假之乃借而與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利及期夫婦輦其賄以逃同宿路旁逢夫妻寄車下宿夜生子問名於夫夫曰生車間名車子也從是所向失利遂貧困搜神記

甕筭

俗說有貧人止能辦販隻甕之資夜宿甕中心

計曰此甕賣之若干其息已倍矣我得倍息遂
可販二甕自二甕化而爲四所得倍息其利無
窮遂喜而舞不覺甕破小說

古今文集

雜著

治生用竒

田農拙業也而秦楊以甲一州掘冢好事也
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相發用之富行
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
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劑
薄技也而邳氏鼎食濁氏以胃脯而連騎尋
羊胃張里以馬醫而繫鍾猗頓以鹽鹽起郭
縱以冶鑄成業至於蜀卓苑孔齊之刀間公
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入上爭王者之利
下錮齊民之業皆陷不軌奢僭之惡又况掘
冢搏擊犯奸成富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貨
殖傳

等千戶封

陸地牧馬二百蹄牛千蹄角千足羊水居千石
魚澤中千足羝山居千章材安邑千樹棗燕秦

千樹粟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巴南河濟
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
千畝竹及名園萬家之城帶郭千畝鍾之田若
千畝厄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
是富給之資也貨殖傳敘

律詩

送海客歸舊島

海上歸應遠蠻家雲島孤竹舡來桂浦山地賣
魚鬚入國自獻錦逢人多贈珠却回春洞口漸
象祭天吳

梓匠者

巧慢者附

羣書要語

伐木丁丁詩為巨室則必使工師
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

能勝其任矣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

其任矣孟子般倭棄其剗王繭一作蠶投

其鈎繩注剗刷鑿也鈎曲尺繩以準直甘泉賦

審方面勢覆量高深遠近筭家謂之重今作專

術重文象形如繩木所用墨斗也筆談大木為

末細木為楠榑櫨侏儒椳闌居楔各得其宜以

成屋室者匠氏之工韓不善為斲血指汗顏巧

匠旁觀縮袖間韓

巧者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

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臚梓材彭更曰有人

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

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孟滕文

古今事實

倭共工

倭汝共工

魯般木機

魯般為木鳶而飛之淮南子魯班為母作木人

為御機關一發遂去不還論衡

梓慶木鐻

梓慶削木為鐻見者驚猶鬼神魯侯問其術對

曰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齋七日忘吾四支

然後入山林觀天性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

公輸規矩

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

公輸雲梯

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

裂囊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見楚
王曰聞大王將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請
令公輸般設攻宋之具臣請城守之於是公輸
般設攻宋之計墨子縈帶守之公輸般九攻之
而墨子九却之不能入遂輟兵陳琳傳解帶為
城以著為械

造草木人

師偃周穆王時人縛草為人使之舞又作木人
以手招王美人王怒殺師偃六帖

捕匠和雇

裴延齡大搜市廛逮捕匠徒迫脅就工號曰敕
索弗讎其直名曰和雇弗與之庸

撰成木經

都料預浩工於造塔每臥則交手於曾為結構
之狀如此逾年撰成木經三卷行于世歸田錄
堂無蟻鏹係巧墁者

號國中堂既成召工巧墁約錢二百萬復求賞
拔號國以絳羅五百段賞之嗤而不顧曰請取
螻蟻蟻蜥記其數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
元宗紀

雜著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傭隙
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礮斲之
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
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
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
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
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乃貪祿嗜貨
者其後京兆尹將飾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衆
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
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
揮其杖曰斧彼向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
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
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
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
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
年某月某日某建則某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
在列余圍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

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邪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舍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過者楊氏潛其名

巧者王承福傳

係巧者

韓愈

巧者王承福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喪其土田手鋸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巧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

事文類聚前集卷三十一
馬又曰食馬而怠其事者必有天殃故吾不敢
一日捨鎧以嬉夫鎧易能可力馬又誠有功取
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噫吾操鎧以入於富
貴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馬又往過之則爲墟
矣有再至三至者馬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其
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子孫不能有
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
馬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
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
於人哉愈聞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爲之傳而
自覽焉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六

前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七

前集

建安祝穆和父編

民業部

漁者

羣書要語

漁捕魚也 說文漁之為事也有釣
網罟筌罟留罟罩泔罟笱蜚梁罾

算籊鉅之類 尸子聖人以道德為竿綸以仁義

為鈎餌投之天地間萬物孰非其有哉張天下

以為籠因江海以為眾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

淮南子

古今事實

燧人教漁

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人以漁其後堯使人水處者漁

伏犧為罔

伏犧氏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係辭

舜漁雷澤

舜漁雷澤雷澤之人皆遜居本紀

如棠矢魚

公矢魚于棠又曰公將如棠觀漁者遂往陳魚而觀之非禮也公羊曰公如棠觀漁登來百金之魚而張之注云張網羅也登來美大得也耻公去南面遠與人爭利便遠觀之隱五

網得織梭

陶侃少時漁於雷澤嘗網得一織梭以挂于壁有頃雷雨自化為龍而去本傳

賣魚常價

魏任嘏字昭先遭兵亂家貧賣魚會官稅魚貴

數倍取直如常

以術放生

北齊陸法和初在梁時所泊江湖必於峯側揭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或少獲輒大風雨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因指示之弟子見蛇頭齧袴襠不落法和使懺悔為蛇作功德

舟載釣具

陸龜蒙高放從張搏遊歷湖蘇二州辟以自佐嘗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不喜交流俗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齋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甬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

古今文集

雜著

漁父歌

漁父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

莊子

古漁父篇

劉蛻

劉蛻云余於西塞崑下見版洗而得漁父書七篇文有高致然不知其年代故謂之古漁父

叟行山逐禽而逢虞人虞人反以罟而獵叟叟欺虞人以事鬼神而得逸他日叟之子壯圍山而讎獵吾父者曰今日之在山澤殺無赦虞人亡於大澤虞之父教之以漁漁利厚於罟末年之富於澤上反聞叟將殺其子於帝側帝教之以漁天下天下之利厚於陶稼末年之富於九州漁者常以此自笑而聞於士師士師以法執之漁者對曰始臣學漁不學笑天下而天下入臣笑舜聞之亦曰始朕學事叟不學受天下禪而天下禪朕有置魚於葦間仰見烏鳶集其上乃冠木於器旁以懼之明日澤西漁者乃刻材澤畔前日置魚者目眊而去而三年不敢漁其妻笑曰始僞以給一器之魚學僞得盜一澤之利

跋曾無逸百帆圖

楊廷秀

千山去未已一江追之予觀百餘舟出沒於風

濤縹緲雲煙有無之間前者不徐後者不居何其勞也而一二漁舟往來其間獨悠然若無見者彼何人邪

跋漁浦晚歸圖

楊廷秀

浦吾里舴艋吾宅黃帽郎吾侶也苒苒京塵于今三年偶開曾無已此軸風煙慘澹波濤洶欵欣然振衣登舟云

古詩

江湖散人歌

陸龜蒙

曳寒繭口誦太古滄浪詞人間所謂好男子我見婦女留鬚眉奴顏婢膝真乞丐反以正直為狂癡所以頭欲散不散弁我魏所以腰欲散不散珮陸離行散任之適坐散從傾歌語散空谷應笑散春容披衣散單腹便食散酸醎宜客散忘簪履禽散虛籠池外物一以散中心散何疑不共諸侯分邑里不與天子專隍陴靜則守桑柘亂則逃妻兒金鑣紳帶未嘗識白刃殺我窮生為或聞藩將負恩澤號令鐵馬如風馳大君年小丞相少當軸自請都旌旗興師十萬一日

費不翅千金何以支祗今利口且箕斂何暇俛
首哀惇嫠均荒補敗豈無術布在方策撐頹巖
冰霜襦袴易反掌白面諸郎殊不知江湖散人
悲古道悠悠幸寄義皇傲官家未議活蒼生拜
賜江湖散人號

紫溪翁歌并序

陸龜蒙

一丘之木其栖深也屋吾容不辱一谿之石其
居平也席吾勞以息一竇之泉其音清也絃吾
方在懸得乎人得乎天吾不知所以然而然
先生弁而賡之曰采江之魚兮朝舡有鱸采江
之蔬兮暮筐有蒲左圖且書右瑟與壺壽歟天
歟貴歟賤歟歌闋而去

觀打魚歌

杜甫

綿川江水之東津魴魚鱖魚色勝銀漁人漾舟
沉大網截江一擁數百鱗衆魚常才盡却棄赤
鯉騰出如有神潛龍無聲老蛟怒迴風颯颯吹
沙塵饗子左右揮霜刀鱠飛金盤白雪高徐州
秃尾不足憶漢陰槎頭遠遯逃魴魚肥美知第
一既飽歡娛亦蕭瑟君不見朝來割素髻咫尺
波濤永相失

又觀打魚

杜甫

蒼江漁子清晨集設網提網萬魚急能者操舟
疾若風撐突波濤挺叉入小魚脫漏不可紀半
死半生猶戢戢大魚傷損皆垂頭屈強泥沙有
時立東津觀魚已再來主人罷鱠還傾盃日暮
蛟龍改窟穴山根鱣鮪隨雲雷干戈兵革闔未
止鳳凰麒麟安在哉吾徒胡爲縱此樂暴殄天
物聖所哀

西湖秋涸東池魚窘甚因會客呼網
師遷之西池爲一笑之樂夜歸被酒

不能寢戲作放魚 蘇子瞻

東池浮萍半枯塊裂碧跳青出魚背西池秋水
尚涵空舞濶搖深吹荇帶吾僚有意爲遷居老
守縱饒那忍膾縱橫爭看銀刀出淺濶初驚玉
花碎但愁數罟損鱗鬣未信長堤隔濤瀨滅滅
發發須臾間圍圍洋洋尋丈外安知中無蛟龍
種尚恐或有風雨會明年春水漲西湖好去相
忘渺湖海

次韻答趙景貺陳履常 蘇子瞻

擾擾萬生同大塊槍榆不羨培風背青丘已吞

雲夢芥黃河復繞天門帶嘗譏韓子隘且陋一
飽鯨魚何足膾東坡也是可憐人披抉泥沙取
細碎誓將歸修八節灘又欲往釣七里瀨正似
此魚逃網中未與造物遊數外且將新句調二
子湖上秋高風月會爲君更喚木腸兒脚扣兩
舷歌小海

次韻蘇公西湖徙魚 黃魯直

窮秋積雨不破塊霜落西湖沙露背大魚泥蟠
小魚樂高丘覆杯水如帶魚窮不作搖尾憐公
寧忍口不忍鱠脩鱗失水玉參差晚日搖光金
破碎咫尺波濤有生死安知平陸無灘瀨此身
寧供刀凡用著意更須風雨外是間相忘不爲
小濠上之意誰得會枯魚雖泣悔何及莫待西
江與東海

赤手取魚如拾塊布網鳴弦攻腹背豈知激濁
與清流恐懼駢頭牽翠帶居士仁心到魚鳥會
有微生化餘鱠吳都賦注越王鱠魚未盡因以
其半棄之鳶魚遂無一面名曰比目 寧容網目
漏吞舟誰能烹鮮作竒碎我亦江湖釣竿手誤
逐輕車從下瀨公孫賀爲輕車將軍甲爲下瀨

將軍生當得意落鷗邊何用封候隨鳶外不如
此魚今得所置身暗與神明會徑須作記戒鯨
鯢防有任公釣東海

清江曲

蘇養直

屬玉雙飛水滿塘菰蒲深處浴鴛鴦白蘋滿棹
歸來晚秋看廬花一岸霜扁舟繫岸依林樾蕭
蕭兩鬢吹華髮萬事不理醉復醒長占煙波弄
明月

律詩

又魚招張功曹

韓愈

又魚春岸闊此興在中宵大炬然如晝長舡縛
似橋深窺沙可數靜榜水無搖刃下那能脫波
間或自跳中鱗憐錦碎當目訝珠銷迷火逃翻
近驚人去暫遙競多心轉細得雋語時囂潭聲
知存寡舡平覺獲饒交頭疑湊餌駢首類同條
濡沫情雖密登門志已遼盈車欺故事飼犬驗
今朝血浪疑猶沸腥風遠更飄蓋江煙暮暮迴
棹影寥寥獺去愁無食龍移懼見燒如崇名既
誤釣渭日徒消文容驚先賦篙工喜盡謠膾成
思我友觀樂意吾僚自可捐憂累何須強問鴉

淮上漁者

鄭谷

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舡移浦浦風一尺鱸魚
新釣得兒孫吹火荻花中

醉著

韓渥

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著
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舡

欸乃曲

上音靄下音襖

元結

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停撓靜聽
曲中意好是雲山韶護音

按次山集欸乃曲注云欸音襖乃音靄相

中節歌聲洪駒父詩話謂欸音靄乃音襖

遂反其音朱文公亦用此音必有所據

西塞山泊漁家

皮日休

白綸巾下髮如絲靜倚楓根坐釣磯中婦桑村
挑葉去小兒沙市買簑歸兩來蓴菜流舡滑春
後鱸魚墜釣肥西塞山前終日客隔波相羨盡
依依

詩話

評柳子厚詩

漁翁夜傍西岩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銷日出

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岩
上無心雲相逐東坡云詩以竒趣為宗反常合
道為趣熟味此詩有竒趣然尾兩句不必亦可
冷齋詩話

釣者

羣書要語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召南釣者之

恭非為魚也墨子以直鍼而為鈎

維何魚之能得楚辭善釣者引魚于千仞之下

餌香也 呂氏春秋

古今事實

一釣六鰲

歸墟中有五山帝使巨鰲十五戴之五山始峙
而不動龍伯國之大人一釣連六鰲於是二山
流於北極列子

釣鯉得書

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與
農人言農人者古之先賢人也謂望曰子將復
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之無令魚駭望
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剖腹得書書文曰呂

望封于齊望當知貴 藝文類聚

漁釣奸周

呂尚窮困年老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獵卜
之曰所獲非龍非鸞非虎非熊所獲伯王之輔
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
先君太公望子父矣故號太公載與俱立以為
師史

釣得玉璜

周文王至磻溪見呂望文王拜之尚曰望釣得
玉璜刻曰周受命呂佐 尚書大傳太公釣於慈
泉在磻溪呂氏春秋

以豚餌鮒

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鮒魚焉其大盈車子
思問之曰鮒魚難得者子如何得之對曰吾一
釣垂一鮐之餌鮒過而弗餌更以豚之半體則
吞之子思曰鮒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
以死祿 孔叢子

釣而不網

子釣而不網

任公大釣

任公子爲大鈎巨緇五十犗以爲餌蹲乎會稽
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
之牽巨鈎鎔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
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
而腊之自淞河以東蒼梧以比莫不厭若魚者
已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
竿累趨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
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
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莊外物

粒餌得魚

詹何楚人也以獨繭絲爲綸芒鍼爲鈎剖粒爲
餌於百仞之泉引盈車之魚列子

羊裘垂釣

後漢嚴光字子陵少與光武同遊太學及帝即
位光隱身不見帝令物色訪之後齊國言有一
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備禮聘之詳見
隱逸

煙波釣徒

張志和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玄真子以自
號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本傳

坐上釣鱸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嘗在曹公坐公
曰今日高會珍羞畧備所少者吳江鱸魚為膾
耳元放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竿餌釣
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會者皆驚

古今文集

律詩

獨釣

韓愈

侯家林館勝偶入得垂綸曲樹行藤角平地散
盃盤羽沉知食駛緡細覺牽難聊表夸兒女榆
條繫從鞍

獨往南塘上秋晨景氣醒露排四岸草風約半
池萍鳥下見人寂魚來聞餌馨所嗟無可召不
得倒吾瓶

溪興

杜荀鶴

山雨溪風卷釣絲瓦甌蓬底獨斟時醉來睡著
無人喚流下前溪也不知

釣臺

黃魯直

平生久要劉文叔不肯為渠作三公能令漢家
重九鼎桐江波上一絲風

釣翁

鄭谷

來往煙波非定居生涯簑笠外無餘閑垂兩鬢
任如鶴祗把一竿時釣魚月浦扣舡歌皎潔雨
蓬隈岸臥蕭疎行人誤話金張貴笑指北邱丘
與墟

詩話

評釣舟

范希文贈釣者詩云江上往來人盡愛鱸魚美
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濤裏又觀杜詩云一棹輕
如葉傍觀亦損神他時在平地無忽險中人二
詩雖同而意各有寓文酒清話

獵者

羣書要語

春獵為蒐夏獵為苗秋獵為獮冬
獵為狩郭璞注蒐為搜索取不任
者苗為苗稼除害獮為順殺氣狩謂得獸取之
無所擇皆為田除害之義爾雅古者天子諸侯
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
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獮祭魚然後漁入澤
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

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虫未蟄不以火田不麋
不卵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又曰季冬之月天
子乃教田獵以習五戒

禮記

古今事實

蒐田以時

文王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發犯殪兕

宣王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犯殪此大兕

西狩獲麟

魯哀公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

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
之

袒裼暴虎

鄭太叔袒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子無狃戒其傷
女

因獵聞諫

梁君出獵見白鴈群下穀弩欲射之道有行者
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群駭梁君怒欲
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止之梁君怒曰龍不與其
君而顧他人對曰昔宋景公時大旱卜之必以

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為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雨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大雨何也為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君以白鴈故而欲射殺人無異於豺狼也梁君乃與龍上車歸呼萬歲曰樂哉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莊子

放麇與母

孟孫獵得麇使西秦把持之其母隨而呼之西秦巴不忍而與其母孟孫適至求麇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為其子傅曰夫子不忍麇又且忍吾子乎韓子

不失獵期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且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雨君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不一會期哉乃往自罷之魏於是始強戰國策

詭遇獲禽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強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

馮媛當熊見熊門

諫帝射雉見雉門

以兒從獵

孫盛爲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其第三兒齊莊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七八歲庾公謂曰小兒亦復來乎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矣

拔猛獸箭

晉栢石虔小字鎮惡在荊州於獵園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猛獸獸伏復拔一箭而歸從栢溫入關威震敵人時有病瘡者謂栢石虔來以怖之多愈

豕突帝馬

唐太宗獵於洛陽苑有群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馬鐙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上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繫賊邪何懼之甚對曰陛下神武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乎上大說爲之罷獵

匿鷄于懷見鷄門

田獵懼諫

憲宗嘗田苑中至蓬萊池曰李絳嘗以此諫我
今可返也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
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

不可不獵

唐單王元吉喜鷹狗出嘗載置網三十車曰我
寧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獵本傳

古今文集

雜著

子虛賦

司馬相如

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
之衆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
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
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王之
欲誇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
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
於海濱列卒滿澤罟罔彌山掩兔麟鹿射麋格
麟鷲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
謂僕曰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僕對曰臣聞楚有
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小

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
焉其山則盤紆弗鬱岑峯參差日月蔽虧交錯
糾紛上千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東則有
蕙圃蘅蘭芷若射干芎藭菖蒲泣離蘼蕪其南
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阨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
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歲斨苞荔薜莎青蘋其
卑濕則生藏菘蕪葭東蔭彫胡蓮藕菰蘆其西
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
巨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瑁鼈黿其北
則有陰林巨樹榭栴豫章桂椒木蘭檠離朱楊
其上則有鴛鴦雛孔雀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
玄豹蝮蛇羆犴楚王乃駕馴駁之駟乘雕王之
輿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彫
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熾阿爲御案節未
舒即陵狡獸蹙蛩蛩躡虛軼野馬轉駒駘乘
遺風射游騏弓不虛發中必決眦洞胃達掖獲
若雨獸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翱翔容與鄭女
曼姬被阿錫揄紆縞雜織羅垂霧縠飛襪垂鬢
扶輿猗靡錯翡翠之歲蕤繆繞玉綬眇眇忽忽
若神仙之髣髴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嬰嫺勃

率而上乎金隄掩翡翠射駿驥急而後發遊于
清池浮文鷁揚旌柁張翠帷建羽蓋網瑇瑁釣
紫貝縱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沅喝水蟲駭波
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磊石相擊礮礮磕磕若雷
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於是楚王登陽雲之
臺泊乎無爲澹乎自持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
不下輿臣竊觀之齊殆不如烏有先生曰是何
言之過也且齊東渚巨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
射乎之罘浮渤澥遊孟諸邪與肅慎爲鄰右以
湯谷爲界秋田乎青丘傍皇乎海外吞若雲夢
者八九其於曾中曾不蒂芥然在諸侯之位不
敢言遊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
辭不復何爲亡以應哉

上林賦

司馬相如

亡是公聽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
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封
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爲東
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
未可也且夫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
侯之禮徒事爭遊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

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
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乎君未
覩夫臣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
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灞澹出入
涇渭豐鎬潦瀆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乎
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騫往來出
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徑乎桂林之中過
乎泱泱之壑汨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陜之口
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涌彭湃潏弗宓汨
偪側泌瀾橫流逆折轉騰激冽滂濞沆既穹隆
雲繞宛渾膠盤踰波趨汜莅莅下瀨批巖衝擁
奔揚滯沛臨坻注壑灑潏實墜沈沈隱隱砰磅
訇磕滴瀝淢淢淞淞鼎沸馳波跳沫汨潏漂疾
悠遠長懷寂寥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灑漾潢漾
安翔徐回翫乎瀉瀉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於是
乎蛟龍赤螭鮪鱗漸離鯢鮪鰭魴禺禺魼鱗捷
鱗掉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魚鼈謹聲萬物
衆夥明月珠子的皪江靡蜀石黃磬冰玉磊砢
磷磷爛爛采色澔汗叢積乎其中鴻鸕鷀鴝鴛鴦
鵝屬玉交精旋目煩鶩庸渠箴疵鳩盧群浮乎

其上汎淫泛濫隨風澹淡與波搖蕩掩薄水渚
唼喋菁藻咀嚼菱藕於是乎崇山矗矗龍從崔
巍深林巨木斬巖參差九峻巖薛南山峩峩巖
陀巖錡推萎崛崎振溪通谷蹇產溝瀆豁呀豁
間阜陵別隴歲魄喂鹿丘虛崛壘隱鱗鬱壘登
降施靡陂池獬豸沆溶淫鬻散漁夷陸亭臯千
里靡不被築揜以綠蕙被以江籬糝以麋蕪雜
以留夷布結縷攢戾莎揭車蘅蘭橐本射干茈
薑蕞荷歲橙若蓀鮮支黃礫蔣茅青蘋布濩閎
澤延蔓太原離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郁
郁菲菲衆香發越彤纓布寫晻夢必蕝於是乎
周覽泛觀續紛軋芴芒芒恍忽視之無端察之
無崖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涌
水躍波其獸則獮旄猊犖沈牛麀麋赤首圜題
窮竒獸名象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水揭
河其獸則麒麟角端駒駝橐駝蛩蛩驥駃騠
驢羸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
坐曲閣華榭壁璫輦道纏屬步櫚周流長途中
宿夷峻築堂累臺增成巖突洞房俯杳眇而無
見仰攀撩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闈宛虹拖於楯

軒青龍蚴蟉於東廂象輿婉蟬於西清靈圍燕
於間館偃佺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涌於清室通
川過於中庭盤石振崖欽巖倚傾嵯峨嶻嶭刻
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璿玉旁唐玢幽文
鱗赤瑕駁犖雜市其間朝采琬琰和氏出焉於
是乎盧橘夏熟黃甘橙棗枇杷檮柿棹柰厚朴
椶棗楊梅櫻桃葡萄隱夫奠棣答逕離支羅乎
後宮列于北園貽丘陵下平原揚翠葉杌紫莖
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櫟楮
華楓枰櫨留落胥邪仁頻井間欒檀木蘭豫章
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後楸攢立
叢倚連卷攏危崔錯登飢抗衡間柯垂條扶疎
落英幡纒紛溶清麥旖旎從風瀏莅卉歛蓋象
金石之聲管籥之音柴池芘虜旋還乎後宮雜
襲繁輯被山緣谷循坂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
窮於是乎玄猿素雌雌攫飛蠅蛭蠅蝮螭胡
穀蜿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天矯枝
格偃蹇杪顛逾絕梁騰殊榛捷垂條掉希間牢
落陸離爛熳遠遷若此者數百千處娛游徃來
宮宿館舍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

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虬拖蜺旌
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參乘扈
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獠者江河爲
陸泰山爲槽車騎雷起殷天動地先後陸離離
散別追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
搏豺狼手熊羆足罽羊蒙鶡蘇縉白虎被斑文
跨壘馬凌三峻之危下磧歷之坻徑峻赴險越
壑厲水推飛廉弄獬豸格蝦蛤鋌猛氏縉腰裹
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
倒於是乎乘輿珥節徘徊翱翔往來睨部曲之
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侵淫促節儵復遠去
流離輕禽蹙履狡獸轉白鹿捷狡兔軼赤電遺
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彎蕃弱滿白羽射游臬櫟
飛遽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弦矢分藝殪仆
然後揚節而吐浮凌驚風歷駭焱乘虛無與神
俱躡玄鶴亂昆雞道孔鸞促鷓鴣拂翳鳥捎鳳
皇捷鷓雛拚焦明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招搖乎
襄羊降集乎北絃率乎直指睭乎反鄉歷石關
歷封巒過鳩鵲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馳宣
曲濯鷓牛首登龍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畧

均獵者之所得獲徒車之所輻輳步騎之所蹂
若人民之所蹈藉與其窮極倦欲驚憚聳伏不
被創刃怖而死者他他藉藉填阬滿谷掩平彌
澤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顥天之臺張樂乎
膠葛之寓撞千石之鍾立萬石之簾建翠華之
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
千人倡萬人和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
巴渝宋蔡淮南千遮文成真歌族居遞奏金鼓
迭起鏗鎗闐鞀洞心駭耳荆吳鄭衛之聲韶濩
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鄔郢繽紛激楚結風
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
靡爛熳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夫青琴宓妃之
徒絕殊離俗妖冶嫵媚都靚粧刻飾便嫫綽約柔
撓嫵嫵媚嬌弱曳獨繭之褸襖眇閭易以卹
削便姍嬖屑與俗殊服芬芳漚鬱酷烈淑郁皓
齒粲爛宜笑的皜長眉連娟微睇絲藐色授魂
與心愉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
若有亡曰嗟乎此太奢侈朕以覽聽餘間無事
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世靡麗
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爲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

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為農
郊以瞻萌隸頽墻填漸使山澤之人得至焉實
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侈發倉廩以救貧窮
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
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為更始於是歷吉日以
齊戒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鑾游乎六藝
之圃馳騫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貍首
兼騶虞弋玄鶴舞干戚載雲罕揜羣雅悲伐檀
樂去聲樂胥脩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述易道
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次羣臣奏得失四海之
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說向風而聽隨
流而化焯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
三皇而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
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沈士卒之精
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
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繇也從
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
園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闢而民無所食也夫
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侈僕恐百姓被其尤
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

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羽獵賦 并序

揚雄

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
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
客充庖厨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
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
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皇巢其樹黃龍遊其
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
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
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泰

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
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
黃山濱渭而東周褒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
營建章鳳闕神明馭娑漸臺太液象海水周流
方丈瀛洲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
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侍
禁籞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
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脩前好不折中以泉臺
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其辭曰或稱羲農豈或
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各亦並時而得宜奚

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之封烏得七十而有二
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
知其是非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
與地乎侔訾貴正與天乎此崇齊相曾不足使
扶轂楚嚴未足以爲駮乘狹三王之阨僻矯高
舉而大興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閱建道
德以爲師友仁義與 爲朋於是玄冬季月天
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內殂落於外帝將惟田于
靈之圃開北垠受不周之制以終始顓頊玄冥
之統乃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閭闔儲積
共侍戍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禦自沂渭經營
豐鎬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沓爾迺虎路
三巖以爲司馬圍經百里而爲殿門外則正南
極海邪界虞淵鴻濛沆茫碣以崇山營合圍會
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賁育之
倫蒙盾負羽杖鎔鄒而羅者以萬計其餘荷垂
天之畢張竟槿之罟靡日月之朱竿曳篲星之
飛旗青雲爲紛虹蜺爲縲屬乎崑崙之墟渙若
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滢滢與與前後要遮
攬槍星名爲闡明月爲候熒惑司命天孤發射

鮮扁陸離駢衍似路微車輕武鴻網捷獵殷殷
軫軫被陵緣阪窮冥極遠者相與列乎高原之
上羽騎營營肝分殊事繽紛往來輻轡不絕若
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於是天子乃以陽晁
始出乎玄宮撞鴻鐘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蚩
尤並轂蒙公先驅立歷天之旗曳稍星之旃霹
靂烈缺吐火施鞭萃從沈溶淋離廓落戲八鎮
而開關飛廉雲師吸鼻瀟率鱗羅布列攢以龍
翰啾啾蹌蹌入西園切神光望平樂徑竹林蹂
躪圖踐蘭唐舉烽烈火轡者施技方馳千駟校

騎萬師虓虎之陳從橫膠轄焮拉雷厲驥驛駘
磕洶洶旭旭天動地岌羨漫半散蕭條數千里
外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趣東西南北騁嗜奔
欲控蒼豨跋犀犖蹶浮麋斲巨狻持玄猿騰空
虛距連卷蹕天躑娛澗門莫莫紛紛山谷爲之
風焮林叢爲之生塵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栢掌
疾藜獵蒙龍麟輕飛屨般首帶脩虵鈎赤豹牽
象犀趾巒阮超唐陂車騎雲會登降閭藹泰華
爲旒熊耳爲綴木仆山還漫若天外儲與乎大
浦聊浪乎宇內於是天清日晏逢蒙列皆羿氏

控弦皇車幽輶光純天地望舒彌轡翼乎徐至
於上蘭移圍徙陣浸淫楚部曲隊堅重各案行
伍壁壘天旋神扶電擊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
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掃地及至罕
車飛揚武騎聿皇蹈飛豹霜鳴陽追天寶出一
方應駢聲擊流光野盡山窮囊括其雌雄沈沈
溶溶遙噓乎絃中三軍芒然窮冗闕與亶觀夫
剽禽之繼踰犀兕之抵觸熊羆之拏攫虎豹之
凌遽徒角槍題注賊竦驚怖魂亡鬼失觸輻關
豆安發期中進退履獲創淫輪夷丘累陵聚於

是禽殫中衰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灌
以岐梁溢以江河東瞰目盡西暢二涯隋珠和
氏焯爍其波玉石替峯眩耀青熒漢女水潛怪
物暗冥不可殫形玄鸞孔雀翡翠垂榮王睢關
關鴻鴈嚶嚶群嬉乎其中噍噍昆明鳧鷖振鷺
上下砰磕聲若雷霆乃使文身之伎水格鱗蟲
凌堅冰犯嚴淵探巖排碕薄索蛟螭蹈獮獺據
龜鼉祛靈螭入洞穴出蒼梧乘鉅鱗騎鯨魚浮
彭蠡目有虞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胎珠
鞭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胥於茲乎鴻生鉅

儒俄軒冕雜衣裳脩唐興匡雅頌揖讓於前昭
光振耀響忽如神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
鄰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
臣前入圍口後陳廬山群公常伯楊朱墨翟之
徒喟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
之隆何以侈茲夫古之覲東嶽禪梁基舍此世
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三
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發黃龍之穴窺鳳皇之
巢臨麒麟之園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非
章華是靈臺罕徂離宮而輟觀遊土事不飾木
功不彫丞音拯人乎農桑勸之以弗怠儕男女
使莫違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
公儲創道德之園弘仁惠之虞馳弋乎神明之
園覽觀乎群臣之有亡放雉兔收罝罟麋鹿芻
蕘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洪塗之
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勗勤五帝不亦至乎
乃祇莊雍穆之徒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
遑苑囿之麗遊獵之靡也因迴軫還衡背阿房
反未央

長楊賦

揚雄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
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歐漢中張羅
網罝罟捕熊羆豪豬虎豹狢獾狐兔麋鹿載以
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爲周陸縱禽獸其中
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
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
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
卿以諷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
也仁露而恩洽動不爲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
扶風左大華而右褒斜椽藪薛而爲弋紆南山
以爲罝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蹕
陸錫戎獲胡搯熊羆拖豪豬木擁槍纍以爲儲
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人
三旬有餘其塵至矣而功不圖恐不識者外之
則以爲娛樂之游內之則不以爲乾豆之事豈
爲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爲神澹泊爲德令樂
遠出以露威靈數搖動以疲車甲本非人主之
急務蒙竊惑焉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茲邪若
客所謂知其一未覩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

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畧舉其凡而客自
覽其切焉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疆秦封豕其
土竄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豪俊
糜沸雲擾羣黎爲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
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巨海漂崐崙提劍
而叱之所過摩城擗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
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飢不及餐鞮鏊
生蟣虱介冑被露汗以爲去萬姓請命乎皇天
迺展人之所屈振人之所乏規億載恢帝業七
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
垂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弊革鞜不穿大
厦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瑇瑁而疏珠璣
却翡翠之飾除雕琢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斤芬
芳而不御抑止絲竹晏衍之樂憎聞鄭衛幼眇
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其後熏鬻作雲
東夷橫叛羌戎睚眦閩越相亂遐氓爲之不安
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虔整其旅乃命
驃衛汾沅沸渭雲合雷發焱騰波流機駭蠶軼
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碎輶輻破穹廬腦沙幕髓
余吾遂躡乎王庭驅橐駝燒燠蠡分剝單于磔

裂屬國夷阬谷拔鹵莽刊山石蹂屍輿廝係累
老弱吮鋌癩者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皆稽顙
樹領扶服蛾伏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
兵四臨幽都先加回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西
征羗隤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自
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躄足抗首請獻
厥珍使海內澹然永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今
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
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談
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爲事罔隆而不殺
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隘安不忘危乃時以
有年出兵整輿竦戎振師五柝習馬長楊簡力
狡獸校武票禽乃萃然登南山瞰烏戈西壓月
蝟東震日域又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
爲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是以
車不安軻日未靡旃從者彷彿骹屬而還亦所
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
常之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
莫違出愷悌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
孤弱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鍾鼓之樂鳴鞀磬

之和建碣磻之虞曼擊鳴球掉八列之舞酌允
鑠希樂胥聽廟中之雍容受神人之福祐歌投
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方將俟
元符以禪梁父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于將來
比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秔稻之地
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蕪蕘誇詡衆庶庶狃攫之
收多麋鹿之獲哉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
千里之隅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
亦已獲其玉侯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
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迺今日發矇
廓然已昭矣

律詩

觀獵

王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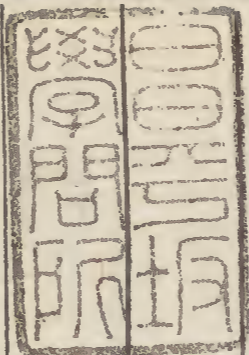
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
蹄輕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回看射雕處千
里暮雲平

觀獵

張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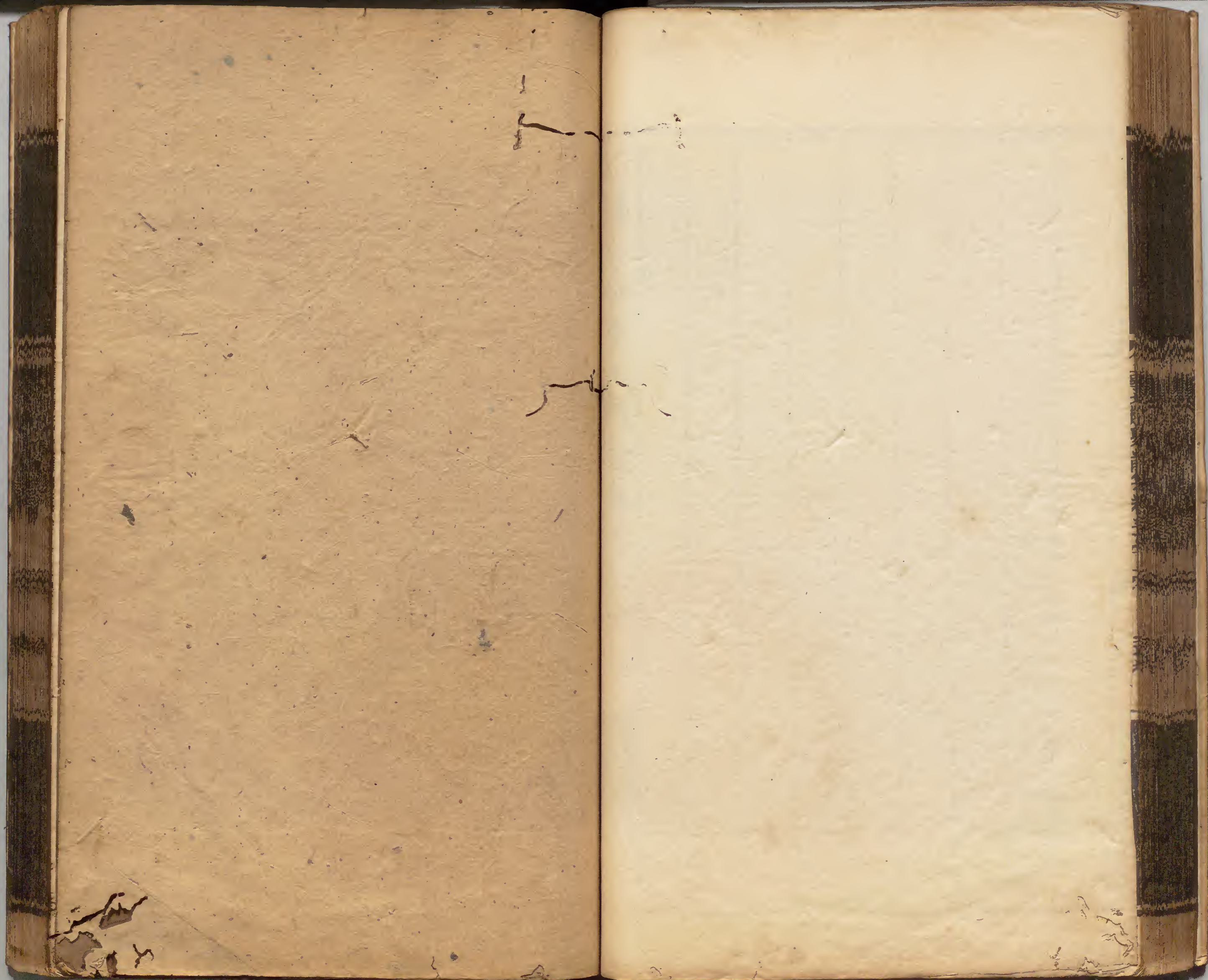
曉出鳳城東分圍淺草中紅旗開向日白馬驟
迎風背手抽金鏃翻身控角弓萬人齊指處一
鴈落寒空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七



前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七



事文類聚前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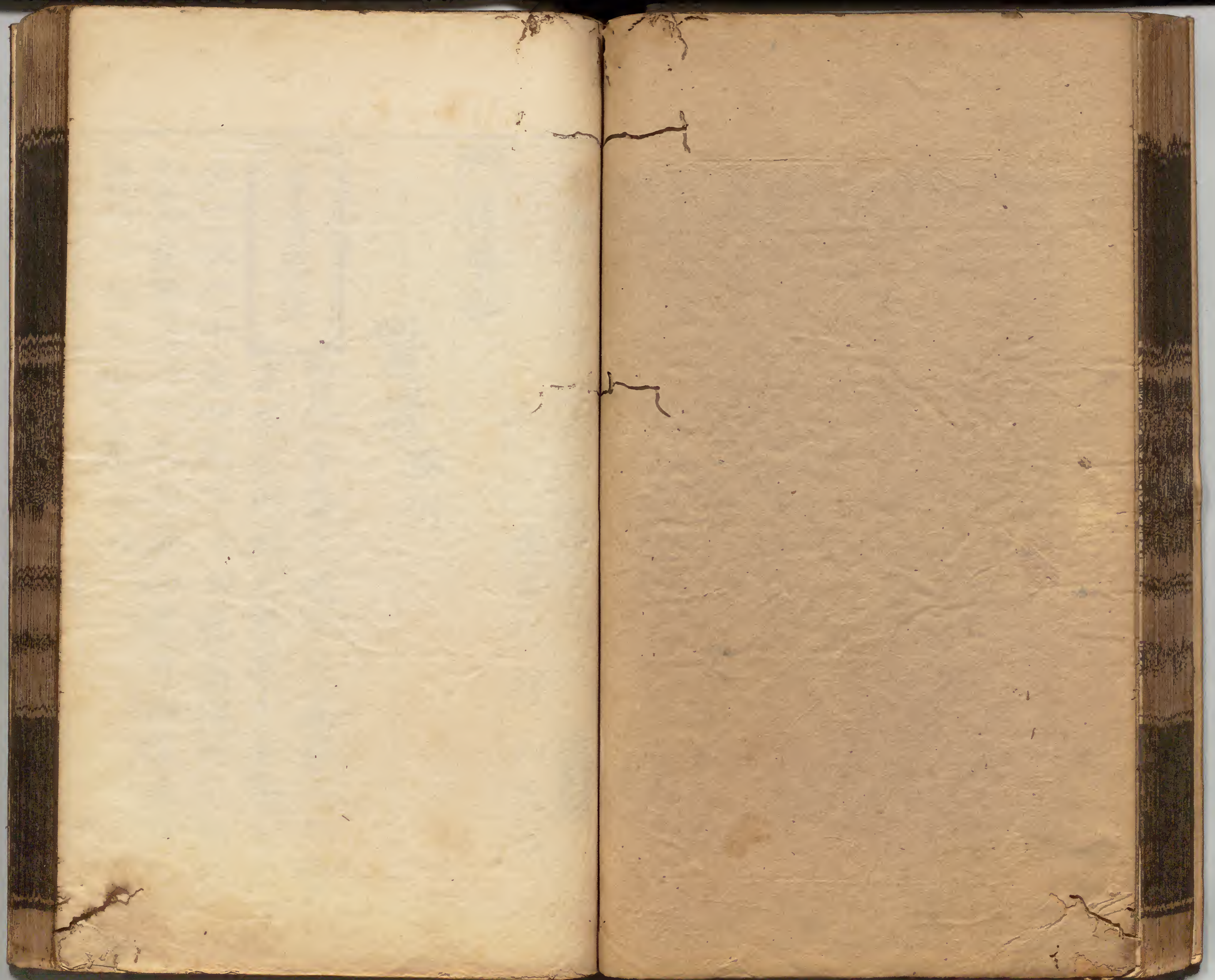
卅八之九

廿二



館書圖京東			
一 三 〇 冊	六 〇 號	五 〇 架	類 書 類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八

前集

建安祝穆和父編

技藝部

淺草文庫

醫者 藥附

羣書要語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
事歲終則稽其醫事十全為上十

失一次之十失四為下周禮齊高疆曰三折肱

知為良醫定十三人而無怕不可以作巫醫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曲禮

印
高
書
圖

藥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
之曲禮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尚書食豆令人
重榆令人暝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嵇康養生論
詩句老醫迷舊疾朽藥誤新方耿津與其病後
能求藥不若病前能自防康節

古今事實

神農嘗藥

神農使岐伯嘗味草木典醫療疾今經方本草
之書咸出焉世紀

鴻術為醫

巫咸以鴻術為帝堯之醫郭璞賦序

扁鵲善醫

扁鵲兄弟三人善醫魏文侯問曰子兄弟三人
孰最善對曰長兄視色故名不出家仲兄視毫
毛故名不出門鵲鍼人血脉投人毒藥故名聞
諸侯鵲冠子

扁鵲論病

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
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脉
不治將深後五日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

治將深後五日望見桓侯退走曰疾居腠理湯
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酒
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何今在
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病召扁鵲扁
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
蚤從事則疾可已也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
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
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
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扁
鵲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

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
兒即為小兒醫秦太醫令李醯自知技不如扁
鵲使人刺殺之史記

扁鵲起死

魏太子死扁鵲至魏國中庶子曰暴蹙而死扁
鵲曰尚可活也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乎臣聞上
古有俞附療病不以湯液乃割皮解肌湔洗腸
胃漱滌五臟史記

醫和戒色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

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
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
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
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
五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
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
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
此乎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昭元

病在膏肓

晉侯疾病求醫於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
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
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
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
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遣之
左成上

上醫醫國

晉平公有疾秦伯使醫和視之文子曰醫及國
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醫人固醫官也國語
視見五藏

扁鵲少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奇之常

謹遇之長桑君乃呼扁鵲語曰我有藥方年老
欲傳與公乃出其懷中之藥予扁鵲飲以上池
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
日從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脉為名耳
召醫舐痔

秦王有病召醫舐痔者得車五乘也
命乃在天

漢高祖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上問曰疾可
治否曰可治上嫚罵之曰吾命乃在天雖扁鵲
何益遂不使治疾本紀

著針經

後漢郭玉廣漢人初有老父漁釣于涪水自號
涪翁著針經診脉法授弟子程高高傳於玉學
方診六徵之技陰陽不測之術和帝時為太醫
丞仁愛不矜雖貧賤必盡其心力療貴人時或
不愈帝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即差召玉詰狀
玉曰醫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神存心手
之間可得解而不可得言貴者處尊高以臨臣
臣懷怖懾以丞之其療有四難自用意而不任
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能使藥三

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臣意猶且不盡何有於病哉此所以不愈也

醫書不傳

後漢華佗廣陵太守陳登得病佗脉之曰胃中有虫欲成内疽食腥物所致作湯二升服之吐虫三升赤頭皆動半身猶是生魚膾佗為人性惡難得意耻以醫見業曹操苦頭風召佗在左右後求歸取方因妻疾數期不及操累書呼之佗恃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怒殺之佗臨死出書一卷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索火焚之

為人迎醫

張夔召陶侃為主簿夔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時正寒雪諸網紀皆難之侃獨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乃請行衆咸服其義侃傳

醫言意

唐許胤宗善醫或勸其著書答曰醫言意也思慮精則得之吾意所解口不能宣也古之上醫病與藥值唯用一物攻之今人以情度病多其

物以幸有功譬獵不知兔廣絡原野冀一人之
獲術亦踈矣脉之妙處不可傳虛著方劑終無
益也

饋藥不嘗 以下係藥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賣藥避名

後漢韓康字伯休霸陵人采藥名山賣於長安
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
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乃賀反乃
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
有我何用藥為遁入山中

對壘饋藥

羊祜與吳將陸抗對壘使命交通抗嘗病祜饋
之藥抗飲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醜
人者時談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

服金石藥

劉無名常於庚申日守三尸食雄黃後見一鬼
使曰我泰山直符來攝君見君頂上黃光數尺
不可近得非雄黃之功乎因曰一金一石謂之
丹君服其石更餌其金則黑籍落名青華定籙

劉後遇青華真人授以丹訣以鉛為君以汞為臣八石為使黃牙為田韓侯金鑾記

讀藥治病

人有患應病問醫官蘇澄澄云古無方吾檢本草盡天下藥物試將讀之每發一聲腹中輒應唯至一藥再三無聲澄因處方以此藥為主其疾自除語林

古今文集

雜著

宋清傳

柳宗元

宋清長安西都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讐咸譽清疾病瘡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虫妄人也或者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虫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饋

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爲富也清之取利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利不亦剪剪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自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者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反爭爲之不巳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養生論

嵇康

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眩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

鬻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
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而攻
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
能久乎

求醫當拜

父母疾篤醫雖賤雖少則涕泣而拜之以求哀
也梁孝元在江州嘗有不豫世子方等親拜中
兵參軍李猷馬頰氏家訓

盡告所患

蘇子瞻

脉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盛候而大實有
羸狀疑似之間便有死生之異士大夫多祕所
患以求診驗醫能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辨虛
實冷暖於疑似之間醫不幸而失終不肯自謂
失也巧飾遂非以全其名間有謹愿者雖惑主
人之言亦參以所見兩存而雜治吾平生求醫
盖於平時默驗其工拙有疾求療必盡告以所
患使醫了然知患之所然後診之虛實冷暖先
定于中脉之疑似不能惑也故雖中醫治吾疾
常愈吾求疾愈而已豈以困醫為事哉

仇池
筆記

詩話

因病求昏

周默授宜興簿幼好方藥隣有張復者妻孫氏
暴病煩一切脉默見其妻秀艷念無計得之白
其母召飲接鄰好挑之孫不對默念吾且少年
孫亦妙齡其夫極老乃折簡送詩曰五十衰翁
二十妻目昏髮白已頭低絳幃深處休論議天
外青鸞伴木雞孫答詩曰雨集枯池時暫綠藤
籠老木一番新如今且悅目前景裝點亭臺隨
分春每得子簡急看即毀恐彰子之惡也因醫
之功要而取之市里庸人有不為者况士人乎
默之官三年而歸訪之則復已死乃遣媒與孫
通好娶之 青瑣

守庚申

道士程紫霄有朝士夜會終南太一觀拉師同
守庚申師作詩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良與
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汝三彭說是非 田
古詩係藥

採藥

王績

野情貪藥餌郊居倦蓬華青龍復 一作護道符
白犬遊山術要鎌戌巳月負鍾庚辛日時時斷

障遮徃徃孤峯出行坡葛仙注坐驗農皇帙龜
蛇採二苓赤白尋雙木地凍根難盡聚枯苗易
失從容肉作名薯蕷膏成質家豐松葉酒器貯
參花蜜且復歸去來刀圭輔衰疾

卜筮者

羣書要語

龜曰卜著曰筮 禮記古司恠主卜
元命包巫咸作筮 世本卜師掌開

龜之兆 周禮筮氏掌供燋契以待卜事 同上握

粟出卜自何能穀詩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詩卜

云其吉 詩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蒙三人占

則從二人之言 洪範

古今事實

伏羲作筮

庖犧氏作始有筮 古史考伏羲得神著而定皇

策 鄭魴禹穴碑

筮短龜長

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

曰從筮筮短龜長不如從長 左

占舟無足

孔子使子貢往外而未來謂弟子占之遇鼎皆
言無下足不來顏子掩口而笑曰無足者乘舟
而來賜至矣清朝子貢果舟至

衡波傳

詹尹決疑

屈原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
決之

離騷

季主賣卜

司馬季主楚人賣卜於長安市宋忠賈誼謂之
曰何居之卑行之汙季主捧腹而大笑

君平卜肆

漢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賤業而可
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龜筮為言與
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
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已過半矣日裁
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戶下簾而授老子
楊雄少從游學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
李強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
曰君備禮以待之彼可見而不可得詘強以為
不然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
歎曰揚子雲誠知人

客星犯斗見八月門

占易掘金

晉魏炤善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五年當有詔使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至期有龔使止亭中妻遂賫版責之使者沉吟良久而悟乃命取著筮之曰賢夫自有金在耳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妻還掘金皆如卜焉

占其屋崩

晉淳于智能易筮譙人夏侯藻母病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嗥怖藻馳見智智曰君速歸在狐嗥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恠大小畢出一人不出哭勿止藻如其言母亦扶病出堂屋五間拉然而崩

火焚青囊

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郭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為火所焚

錢卜

京房卜易卦以錢擲以甲子起卦

折筮獲奴見奴門

瓦卜

神龍中西京壽安縣有墨石山神祠頗靈前有兩瓦子過客按之以卜休咎仰為吉覆為凶

卜遇四相

張鄧公嘗謂予曰某舉進士時與寇萊公遊相國寺詣一卜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既出逢張相齊賢王相隨復往詣之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內而有四人宰相四人相顧一笑而退因是卜者日消聲亦不復有人問之卒窮餓以死而四人者其後皆為宰相公欲為之作傳而未能

也是時鄧公已致仕猶能道其姓名今予則又忘其姓名矣亦可哀也哉范蜀公蒙求

驗於事後

自至和嘉祐以來費孝先以術名天下士大夫無不作卦影而應者甚多獨王平甫不喜之嘗謂人曰占卜本欲前知而卦影驗於事後何足問耶東軒筆錄

賣卜難信

京師賣卜者唯利舉場時舉人占得失取之各有術有求目下之利者凡有人問皆曰必得士

人樂得所欲競往問之有邀以後日之利者凡有人問悉曰不得下第者常過十分之七皆以謂術精而言直後舉倍獲有因此著名終身饗利者 筆談

古今文集

雜著

龜策傳叙

司馬遷

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羿名善射不如雄
案蓬門禹名為辨智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
母椽又柰何責人於全故曰日為德而君天下
辱於三足之鳥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蝟
辱於鵲騰蛇之神殆於即且竹外有節理中直
空虛松栢為百木長而守門間日辰不全故有
孤虛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而陳之以
應之天也 注 蝟能制虎見鵲仰地蝟憎而惡之
也騰蛇龍屬即且似蝗食蛇腦為屋成欠三瓦
而陳之也

雜說

陸龜蒙

季札以樂卜 趙孟以詩卜 襄仲歸父以言卜 子
游子夏以威儀卜 沈尹氏以政卜 孔成子以禮

卜其應也如響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况吉凶他人乎

卜論

李華

天地之大德曰生舜好生之德洽于人心五福首乎壽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龜不傷物呼吸元和於介蟲為長而壽古之聖者剝而脰之觀其裂畫以定吉凶殘其年勦其壽既勦殘之而求其靈夫何故愚未知夫天地之心聖達之謨靈之壽之而夭戮之脰其肉鑕其骸精氣復於無物而貞悔發乎焦朽不其反耶夫大人與天地

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不當妄也壽而夭之豈合其德乎因物求微豈合其明乎毒靈介而徼其神豈合其序乎假枯骸而決狐疑豈合其吉凶乎洪範曰爾有大疑謀及卜筮聖人不當有疑於人以筮也夫祭有尸自虞夏商不變戰國蕩古法祭無尸尸之重重於卜則明廢龜可也又聞夫鑄刀劍者不成則屠大彘而祭之被髮而哭之則成而利蓋不祥器也其神者躍為龍蛇穿木石入泉源以至發烱光聲音人不能自神因天地之

氣化天地之物而為神固無悉然是亦為恠古者成宮室必落之鍾鼓器械必釁之豈神明貴殺享腥膾歟今亡其禮未聞屋室不安身而器物不利用由是而言則卜筮陰陽之流皆妄作也夫潔壇墀而布精誠求福之來緬不可致耕夫蠶婦神一草木禱一禽畜鼓而舞之謂妖祥如答實歟妄歟犧文之易更周孔之述以為至矣揚子雲為太玄設卦辨吉凶如易之告若使後代有如揚子雲又為一書可筮則象數之變其可既乎專任道德以貫之則天地之理盡矣又焉假夫著龜乎又焉徵夫鬼神乎子不語是存乎道義也

卜流不一

卜之流雜見書傳虎卜紫姑卜牛蹄卜灼骨卜鳥卜雖不法於著龜亦有可稱者異苑曰世有紫女云是人家妾為大婦所嫉每以穢事相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於廁間或猪欄邊迎之北戶錄

巫者

羣書要語

用史巫紛若吉易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禮

女巫掌歲時祓除彙浴同上男曰巫女曰覡胡的及說文南人有言曰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

醫語小巫見大巫神氣殫矣吳張紘與陳琳論文

詩句詛師毒口牙舌作霹靂聲符師弄刀筆丹

墨交橫揮韓遣瘡

雞骨占年拜水神柳詩峒岷

古今事實

病忘謁巫

宋陽里華子病忘謁巫而卜之不吉列子

魯旱焚巫見旱門

巫陽下招

帝告巫陽女巫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

散汝筮予之巫陽乃下招曰魂兮歸來些宋王招魂

知人生死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

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不喜

自聞死日也列子見之而心醉莊子

宮中巫蠱

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
有隙會巫蠱事充因此為姦白言宮中有蠱氣
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

三輔舊事云充使胡巫作而埋之

粵祠雞卜

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廼命粵巫立粵祝祠
而以雞卜上信之粵祠雞卜自此始

漢郊祀志

禁以牛祠

第五倫拜會稽太守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
會稽俗多淫祠民常以牛祭神倫移書屬縣曉
告百姓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
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後遂斷絕

鄴令沉巫

見水恠門

戒用巫覡

顏之推曰吾家巫覡符章絕於言議汝曹所見
勿為妖妄

家訓

王嶼類巫

王嶼為祠祭使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禳祓大
抵類巫覡

置符求媚

棣王琰妃韋以過置別室求巫者密置符琰履

中以求媚

召巫禳厭

劉文靜家數有恠召巫夜披髮銜刀為禳厭

禁巫惑人

陳子昂上言巫鬼營惑於人者禁之

不許呼巫

李勣疾家欲呼巫不許家傳

蠻巫呪生

莆田人陳可大知肇慶府肋下忽腫起如生癰
瘡狀頃刻間大如盈識者云此中桃生毒也俟

五更以菜豆嚼試若香甘則是已然使搗川升
麻取冷熟水調二大錢服之遂洞下瀉出生葱
數莖根莖皆具瘡即消續煎平胃散調補且食
白粥經旬復常雷州民康財妻為蠻巫林公榮
用雞肉桃生值商人楊一者善醫療與藥服之
食頃吐積肉一塊剖開筋膜中有生肉存已成
雞形頭尾觜翅悉肖似康訴于州捕林置獄而
呼楊生令具疾證及所用藥略云凡喫魚肉瓜
果湯茶皆可挑初中毒覺胃腹稍痛明日漸加
攪刺滿十日則物生能動騰上則胃痛沉下則

腹痛積以瘦悴此其候也在上鬲則取之其法用熱茶一甌投膽礬半錢於中候礬化盡通口呷服良久以雞翎探喉中即吐出毒物在下鬲則瀉之以米飲下鬱金末三錢毒即瀉下乃碾人參白朮末各半兩同無灰酒半升納瓶內慢火熬半日許度酒熟取出溫服之日一杯五日乃止然後飲食如其故容齋隨筆

巫術敗酒

襄陽鄧城縣有巫師能用妖術敗酒家所釀凡開酒坊者皆畏奉之每歲春秋必遍謁諸坊求丐年計合十餘家率各與錢二十千則歲內平善巫偶因它事窘用又詣一富室求益拒之甚峻巫出買酒一升盛以小缶取糞汙攪雜携往林麓禹步誦呪環繞數匝瘞之地乃去俄酒家列甕盡作糞臭有道士曰吾有術能療但已壞者不可救耳即焚香作法半日許臭出容齋隨筆

古今文集

雜著

荆巫

羅隱

荆楚人淫祀者舊矣有巫頗聞於鄉問其初為

人祀也筵席尋常歌迎舞將祈疾者健起祈歲者豐穰其後為人祀也羊猪鮮肥清醑滿卮祈疾得死祈歲得飢里人忿焉而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吾昔游其家也其家無甚累故為人祀誠心罄乎中而福亦應乎外其胙必散之其後男女蕃息焉衣食廣大焉故為人祀誠不得罄於中而神亦不歆乎外其胙且入其家是人非前聖而後愚蓋牽於心而不暇及人耳以一巫用心尚爾况異於是者乎

急急如律令

符祝之類末句急急如律令者人以為如飲酒之律令速去不得滯也一說漢朝每行下之書皆云如律令言非律非令之文書行下當亦如律令故符祝有如律令之言按律令之令宜平聲讀為零律令是雷邊捷鬼此鬼善走與雷相疾速故云如此鬼之疾走也資暇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八

前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九

前集

建安祝穆和父編

技藝部

說相者

羣書要語

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劉孝標辨亡論貴賤之表

近取諸身体咎之證如指諸掌六帖有知人之

鑒許劭傳

古今事實

蒼頡異相

蒼頡四目 春秋孔演圖

堯舜異相

堯眉八彩舜重瞳子 淮南子 項羽亦重瞳子 史

禹文王異相

禹耳三漏 三穴也 文王四乳 淮南子

皋陶異相

皋陶馬喙 淮南子 勾踐鳥喙 史

豐下有後

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

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

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左文元

豺狼之聲

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

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

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已一國兩卿矣可無

懲乎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

始生子谷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

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

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左昭三十八

滅若敖氏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感將死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秋七月楚子與若敖氏戰于臯澣遂滅若敖氏

左宣四

貌失子羽

子路曰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辨孔子曰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已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

惟不知壽

蔡澤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澤曰若臣者何如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有魁顏蹙髑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

貴不可言

單父人呂公善沛公避仇從之因家焉沛中豪

吏聞今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給曰賀錢萬貫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見高祖狀貌因敬重之引入坐上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酒闌呂公留高祖曰君相貴不可言臣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即呂后也高祖紀

先知反相

吳王濞高祖兄仲之子也高祖立濞為吳王召濞相之曰若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耶然天下同進一家謹毋反濞曰不敢本傳

當刑而王

黥布姓英氏少時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而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相不當侯

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征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校尉才能不及中庸以軍功取封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

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

父子為相

韋賢至大鴻臚有相士相之當至丞相賢有男四人又使相之至第二子玄成曰此子貴亦當為丞相賢曰我若為丞相有長子在是安得為之賢後竟為丞相既死而長子有罪乃立玄成貴而餓死

周亞夫為河內守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以八歲為將相持國秉政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負指其口曰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

美則不貧

張負曰豈有美如陳平而長貧者乎

富而餓死

文帝使善相者相鄧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於是賜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景帝即位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竟案驗沒入之寄死人家

本傳

婦人當貴

漢黃霸少為游徼與善相者共載出見一婦人

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鄉里巫家女霸即取為妻與之終身霸至丞相封侯

燕頷虎頭

班超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爾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曰生鸞頷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

人奴封侯

漢衛青少為平陽侯家人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後為大將軍封長平侯

蜂目豺聲

王敦字處仲潘滔相之曰蜂目已露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為人所噬

童有善相

鍾繇嘗與族父瑜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於水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

本傳魏

不壽之相

管輅言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皆不壽之相

母知其貴

南史王敬則母為女巫常謂人曰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曰汝子得為人吹角可矣及長而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獅子後果然

眇目而貴

章昭達少遇相者曰卿貌甚善須小虧則當富貴大同時昭達因醉墮馬鬣角少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亂昭達為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富貴達為司空

天日之表

太宗四歲有書生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幾壯必能濟世安民

無貴相

王顯與太宗皇帝有子陵之舊每掣禪為戲將帽為歡帝微時常戲顯曰王顯抵老不作繭及

帝登極而顯謁因召其三子皆授五品顯獨不
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為卿惜也房元齡謂曰
陛下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取紫
袍金帶錫之其夜卒

觀友知兒

王珪始隱時與房杜善母李曰兒必貴然未知
所與游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元齡等過其家
李窺大驚喜曰二客公輔才決貴不疑

肉不稱骨

袁天綱傳帝在九成宮令視岑文本曰學堂瑩
夷眉過目故文章振天下肉不稱骨非壽兆也

伏犀貫腦

袁天綱見張行成馬周曰馬君伏犀貫腦背若
有負責驗也近世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面
澤赤而耳無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張晚得官
終位宰相

龜息必貴

袁天綱相竇軌伏犀貫玉枕當於益州立功名
果然又相李嶠曰睡則氣從耳出名龜息必貴
芝田錄

久皆得譴

袁天綱在洛陽與杜淹王珪韋挺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挺面如虎當以武處官然三君久皆得譴吾且見之至武德中俱以事流雋州

鳶肩火色

岑文本謂馬周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四十八歲卒

日角珠庭

李珣舉明經李絳曰日角珠庭非庸人相明經碌碌非子所宜

資相福艾

唐李勣臨事選將必資相竒寵福艾者遣之人問其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也

領取宰相

衡岳寺有僧執役性懶而食殘號懶殘李泌異之一日往見正撥火煨芋啖之取其半授泌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甘澤謠

相在怒時

張憬臧相魏元忠父不答元忠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耶拂衣去憬臧遽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卿相也本傳

相天反貴

柳渾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天且賤為浮屠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後至宰相同上

陰德紋見

裴晉公質狀眇小有相者曰郎君若不至貴即當餓死一日遊香山寺有婦人以父被罪假得玉帶三犀帶一以賂津要寘于欄楯忘收之而去度得而授之後見相者曰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非某所知也度果位極人臣撫言

善相骨

唐貞元末相骨山人以無目故逢人即手捫之必知貴賤房次卿方勇於趨進率先訪之及出戶時後謁者盈巷觀次卿已出迎問之曰如何答曰不足言不足言且道箇杜長秀才位極人臣何必更言或有退者後杜循果帶相印鎮西

蜀云太平廣記

能識居潛見潛龍故人門

廝役皆貴

太宗召陳搏問以伐河東之事不答後師出果無功還華山數年再召謂帝曰河東之事今可矣遂克太原帝以其相人也遣詣南衙見真宗及門亟還問其故曰王門廝役皆將相也何必見王建儲之議遂定

聞見錄

真公貴相

王真公欽若鄉薦赴闕張僕射齊賢時為江南漕以書薦謁錢希白易公時以才名方獨步館

閣適會延一術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謁真公局促門下因厲聲詬闈人術者遙聞之謂錢曰不知何人耶若形聲相稱世無此貴者但恐形不副聲爾願邀之使其獲見希白召之真公單微遠人神貌踈瘦復贅於頸而舉止山野希白蔑視之術者竦然側目瞻視真公起術人稽顙興嘆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錢戲曰中堂內便有此等宰相乎術人正色曰宰相何時無此人不作則已若作之則天下康富而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無弔不完者但無子而已錢戲曰他

日將陶鑄吾輩乎術者曰恐不在他日即日可得願公無忽後希白方為翰林學士真公已真拜同上

急流勇退

錢若水為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希夷不復留後若水登科為樞密副使年才四十致政老僧者麻衣道者也聞見錄

貴人識貴

曾諫議致堯性剛介少許可一日在李侍郎虛已坐上見晏元獻公晏李之壻也時方為奉禮郎諫議熟視之曰晏奉禮它日貴甚但老夫耄矣不及見子為相也呂許公夷簡為相日文潞公為太學博士謁許公改容禮接因語之曰太博此去十年當踐其位夏英公謫守黃州時龐穎公司理參軍英公曰龐司理它日富貴遠過於我既而四公皆至元宰古云貴人多識貴人信有之也

作樵夫拜

种放字明逸隱居終南山豹林谷聞希夷之風
往見之希夷先生一日令灑掃庭除曰當有嘉
客至明逸作樵夫拜庭下希夷挽之而上曰君
豈樵者二十年後當有顯官名聲聞天下明逸
曰放以道義來官祿非所問也希夷笑曰人之
貴賤莫不有命君骨相當爾雖晦跡山林恐竟
不能安異日自知之後明逸在真廟朝以司諫
赴召 帝携其手登龍圖閣論天下事及辭歸
山遷諫議大夫東封改給事中西祀改工部侍
郎希夷又謂明逸曰君不娶可得中壽明逸從
之至六十歲卒

早達晚迤

初寇萊公年十九擢進士第有善相者曰君相
甚貴但及第太早恐不善終若功成早退庶免
深禍君骨類盧多遜耳後果如其言 歸田錄

耳白於面

歐公嘗曰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
唇不着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耳白於面則衆
所共見唇不着齒余不敢問公不知何也 仇池

筆記着齒談作貼齒叢談

道人現夢

李士寧道人蓬州人先得塗氏所藏軒轅山鏡洞見遠近蔡君謨學士以道自任聞先生之名望風惡之君謨一夕夢爲虎所逼有一人救之虎既去與之坐曰公貴人也但頭骨不正乃以手爲按之曰頭骨已正矣夢覺頭上痛翌日先生謁君謨謂曰夜夢頗驚惶否君謨愕然視其狀乃夢中逐虎正骨者遂異之後出守閩中先生經由謁君謨因告先生久患目疾不愈昨夜夢龍樹菩薩先生即於袖中出畫本視之一如夢中所見先生乃矐目視君謨須臾兩目豁然明快參政張公方平兩制時先生出入門下極善相時論以爲公且大拜先生以詩別公云異時復與公相見正是江南二月天其後久無爰立之說忽除知江寧先生自茅山來謁即仲春也

李壁荆公詩注

衆中辨貴

江南一節度使召相者命其妻立群婢中令辨之相者云夫人頭上有黃氣群婢皆竊視之然

後云某人是又拖工火兒雜立使辨之云面上
有水波者是亦用此術雜志

善聽聲

術士王生瞽而善聽聲丁晉公守金陵王生潛
聽其馬蹄聲曰參政月中必召拜相果如其言
後真宗晏駕公充山陵使王生來京師俾聽
馬蹄聲曰有西行之兆諸子責曰爾知相公充
山陵使故有是說或密問之曰蹄西去而無回
聲後果罷相分司西京繼貶崖州設開錄

視日不瞬

陳瑩中嘗入朝已立班上御朝差晚杲日照
耀蔡京注目久而不瞬瑩中私謂同省曰此公
視日不瞬真大貴人也百家詩話

兼相其後

韓參政億李參政若谷王丞相隨未第時同於
嵩山法王寺讀書有一男子自言善相曰王君
宰相才也韓李二君皆當為執政王君官雖高
子孫不及韓李二君之盛後韓參政之子絳縝
皆為宰相維為參政李參政之子淑領三院學
士有文名兩家官學至今不衰王丞相之後微

矣異哉聞見錄

熟睡乃相

蘇子美謫吳門有相僧子美謁之云俟寢方可觀子美一日熟睡僧揭帳視之云來得也曷吳人語甚為曷子美扣之乃曰得一州縣官肯起否子美意復召用聞之不樂果復湖州長史而卒

百家詩話

眼多白

李承之在仁宗朝官州縣因邸報包拯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公無能為今知鄞縣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此人也邵氏錄

古今文集

雜著

非相篇

荀况

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

善無害爲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
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
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
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
弓短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
長三尺額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楚之
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
以楚霸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將不勝其衣然
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葉公
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耳仁義功
名善於後世故事不揣長不揆大不權輕重亦
將志乎耳長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
偃王之狀目可瞻焉仲尼之狀面如蒙琪周公
之狀身如斷菑臯陶之狀色如削瓜閔天之狀
面無見膚傳說之狀身如植鱗伊尹之狀面無
須縻禹跳湯偏堯舜參牟子從者將論志意比
類文學耶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耶古
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
之敵也然身死國亡爲天下大僂後世言惡則
必稽焉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議論之

卑耳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儇子莫不美麗姚冶竒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棄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並起然而中君羞以爲臣中父羞以爲子中兄羞以爲弟中人羞以爲友俄則束乎有司戮乎大市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傷其始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議論之卑耳

相論

魏陳王植

世人固有身瘠而志立體小而名高者於聖則否是以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參漏文王四乳然則世亦有四乳者此則駑馬一毛似驥耳又曰宋臣有公孫昌者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三寸名震天下若此之狀蓋遠代而求非一世之異也使形殊於外道合其中名震天下不亦宜乎語云無憂而戚憂必及之無慶而歡樂必還之此心有先動而神有先知則色有先見也故扁鵲見桓公知其將亡申叔見巫臣知其竊妻而逃也荀子曰以爲天不知人事耶則周公有風雷之災宋景有三次之福以爲知人事乎則

楚昭有弗榮之應邾文無延期之報由是言之則天道之與相占可得而知不可得而無也

論相

杜牧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為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封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輩數人亦言當為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代自稱制通為后凡二十餘年間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二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盡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為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且以一

女子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為呂氏之福耶為禍耶一男子為楊氏之禍耶為福耶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為呂氏楊氏之禍乃可為善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為况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呂氏楊氏知卿為大儒矣

雜說 形貌

韓愈

談生云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恠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

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有貌若蒙俱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狼者貌則人矣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爲不失也恠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予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耳

相解

皮日休

今之相工言人相者必曰某相類龍某相類鳳某相類牛馬某至公侯某至卿相類禽獸則富貴也噫立形於天地分性於萬物其貴者不過人焉有真人形而貧賤類禽獸而富貴哉將今之人言其貌類禽獸則喜真人形則怒言其行類禽獸則怒真人心則喜夫以鳳爲禽耶鳳則仁義之禽也以騶虞爲獸耶騶虞則仁義之獸也今之人也仁義能符於是哉是其行又不若於禽獸也宜矣哉或曰相者有乎哉曰上善出於性大惡亦出於性中庸之人善惡在其化者也上善出於性若文王在母不憂重耳弱不好

弄是也大惡亦出於性若商臣之蜂目狼聲必
殺其父叔魚之虎目豕腹必以賄死是也中庸
之人善惡在其化者若大舜設化而有苗格仲
尼垂諭而子路服是從善而化者也若齊桓公
管仲輔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是從惡而化者
也故舜相於堯而天下平禹相於舜而大災弭
咎繇相禹斯謂相見者也見人知其賢愚見國
知其治亂亦相也或曰賢愚者見行事而知也
敢問聖人之相人知其有位哉曰堯之於舜任
之以天下知其有位也舜之於四凶投之於四
裔知其無位也曰苟若是聖人之能相人也是
必賢者得其位不肖者不立朝三苗九黎焉得
以國飛廉惡來焉得以爵曰有是者其君不能
相也將其國之是滅豈暇相人而用哉是則三
苗九黎未聞不滅飛廉惡來未聞不誅嗚呼聖
人之相人也不差忽微不失累黍言其善必善
言其惡必惡言其勝任必勝任今之人不以是
術行其心區區求子卿唐舉之術居其窮處其
困不思以道達不能以德進言其有位必翻然
自負坐白屋有公侯之姿食藜羹有卿相之色

蓋不能自相其心者也或有士居窮處困望一金之助已有沒齒之難有妄誕之人自稱精子卿唐舉之術取其金則易於反掌耳有能以聖賢之道自相其心哉嗚呼舉世從之吾獨戾也其不勝明矣

贈相士序

胡銓

有術家者流挾其術過予夸曰古稱唐舉善相人吾術得唐舉作術官予戲之曰昔相士言楊氏當大貴已而果然不三十年楊之族屬盡殲柳宜城或言兒相天且賤請易業可免卒不許後竟爲正元名臣子謂楊氏果貴耶柳氏果賤耶生默然良久曰此亦易曉也予曰訂諸非相篇

送巖霓道人入蜀序

陸務觀

王衍一生酣豢富貴乃以口不言錢自高巖霓本張氏子施藥說相不受人一錢乃自稱姓錢以滑稽玩世古今相反有如此者忽來告放翁言將西入蜀乃書以遺之他日到青城大峩霧中鵠鳴諸山見孫思邈朱桃椎張四郎爾朱先生姚小太尉應天授尹先覺輩有問放翁安否

者可出此卷相與一笑

古詩

贈李士寧道人歌

歐陽永叔

蜀狂士寧者不邪亦不正混世使人疑詭譎非
一行平生不把筆對酒時歌詠初如不着意語
出多竒勁傾財解人難去不道名姓金錢買酒
醉高樓明月滿床猶不醒一身四海即為家獨
行萬里聊乘興既不採藥賣城市又不點石化
黃金進不干公卿退不隱山林與之游者但愛
其人莫識其術安知其心吾聞有道之士逍遙
太虛動與道俱故能入火不熱入水不濡常聞

其語而未見其人豈斯人之徒歟不然則言不
純師行不純表滑稽傲世其東方朔之流乎

贈善相程傑

蘇子瞻

心傳異學不謀身自要清時閱縉紳火色上騰雖
有數急流勇退豈無人書中苦覓元非訣醉裏微
言却近真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

談命者

羣書要語

樂天知命故不憂係辭君子居易
以俟命中庸得之自是不得自是

以聽天命表記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
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季氏不知
命無以為君子堯曰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顏淵孟子曰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
命也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
不立於巖墻之下盡其道者正命也桎梏死者
非正命也盡心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
於得也求在外者也盡心劉子曰民受天地之
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
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成十三
凡人有生死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命
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失其富貴命當富
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離其貧賤論衡士之窮
通無非命劉孝標辨命論所謂命者死生焉貴
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
也劉蕡東

詩句自古聖賢多薄命杜文章憎命達杜詞人
命薄多無位白集丈夫賭命報天子當斬胡頭
衣錦還李白

古今事實

孔子知命

孔子五十而知天命 子罕言命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不容何病

孔子圍於陳蔡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天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

止或尼之

魯平公將見孟子嬖人臧倉者沮之孟子曰余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余不遇哉李廣不逢

漢李廣文帝時為郎騎常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帝曰惜李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

至老不遇

武帝自為太子時聞枚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

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本傳

岸崩得脫

竇廣國家貧為人所掠賣為主入山作炭時寒
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獨少君得脫卜曰
當侯及竇后立果封侯外戚傳

窮達有命

沈攸之言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福薄

文惠太子惡西昌侯鸞嘗曰我意中殊不喜此
人當由其福薄也齊武紀

命多蹇剝

魏元忠有善相者謂曰公當位極人臣然命多
蹇剝時有憂懼不足為虞但可當事便行聞言
則應元忠累遭譴責憶相者之言未嘗少屈其
志定命錄

李虛中術

李虛中最深於五行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
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旺相斟酌推人壽夭貴
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

韓退之作墓誌

命亦難信

熙寧元豐間有僧化成者以命術聞於京師蔡元長兄弟始赴省試同往訪焉時問命者盈門弥日方得前既語以年月率爾語元長曰此武官大使臣命也他時衣食不闕而已餘不可望也語元度曰此命甚佳今歲便當登第十餘年間可爲侍從又十年爲執政然決不爲真相晚年當以使相終既退元長大病其言元度曰觀其推步鹵莽如此何足信哉更候旬日再往訪之則可驗矣旬日復往僧已不復記再以年月語之率爾而言悉如前說兄弟相顧大驚然是

年遂同登科自是相繼貴顯於元長則大謬如此而元度終身無一語之差以此知世所謂命者類不可信其有合者皆偶中也却掃編

命三處合

章郇公得象曰人生貴賤莫不有命但生年月日時臨胎有三處合者不爲宰相亦爲樞副張方平宋子京退而召術者泛以朝士命推之唯得梁適呂公弼命各有三處合皇祐間梁果爲相熙寧中呂爲樞密使皆如其言

歸田錄

召用失儀

陳執中罷相 仁宗問誰可代者執中舉吳育
上遂召赴闕會乾元節侍宴偶醉坐睡忽驚顧
拊床呼其從者 上愕然即除西京留臺育之
不相命矣夫然晚有心疾亦難大用 志林

聖眷忽解

劉昌言 太宗時為起居郎善捍闔以迎主意
未幾以諫議知樞密院君臣之會隆替有限聖
眷忽解曰昌言奏對皆操南音朕理會一字不
得遂罷

終身不遇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
與脩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息其
初受勅脩唐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脩書可謂
狗孫入布袋刁氏曰君於仕官何異鮎魚上竹
竿耶聞者以為善對 歸田

古今文集

雜著

得失皆命

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天
命須求趨競不顧羞慙比較材能斟酌功伐厲

色揚聲東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獲酬謝或有誼睦時人視聽求見發遣以此得官謂為才力何異盜食致飽竊衣取溫哉世見躁競得官者便為弗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然亦至也見靜退未遇者便為弗為胡成不知風雲不興徒求無益也凡不求而自得求而不得者焉可勝筭乎

顏氏家訓

命解

李翱

或曰貴與富在我而已以智求則得也何命之為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而不求有得之者皆命也人事何為二子出或問曰二者之言其孰是也對曰是皆陷人於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之者盜耕人之田者也皆以為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吾無取焉爾循其方由其道雖祿之千乘之富舉而立諸卿大夫之上受而不辭非曰貪也私於己者寡而利於天下者多故不辭也何命之有焉如取之不循其道雖一飲之細也猶不可受况富貴之大耶非廉也利於人者鮮而賊於道者多故弗為也何智之有焉然則君子之術其亦可知也

古詩

列子有力命王充論衡有命祿極言
必定之致覽之有感

晏叔原

大鈞播群物零茂歸自然默定既有初不為智
力遷禦寇導其流仲任泝其源智愚信自我通
塞當由天宰世曰臯伊迷邦有顏原吾道誠一
槩彼途鍾百端卷之入纖毫舒之盈八埏進退
得其宜夸榮非所先朝聞可夕隕吾奉聖師言
律詩

送魏簡能東遊

李涉

獻賦論兵命未通却乘羸馬出關東灞陵原上
高回首十載長安似夢中

哭從弟

白居易

傷心一尉便終身叔母年高新婦貧一片綠衫
消不得腰金拖紫是何人

山寺逢僧談命

朱元晦

古寺相逢亦偶然謾將牛斗話生緣時行時止
非人力莫問流年只問天

送談命曾南翔

楊廷秀

官職牽人也可憐老來那更問行年渠儂解事
無它語道我慈親壽八千

又

今年見說也無錐政坐談天泄密機舉世近來
憎直語貴人刺許未爲癡

送談星辰許季升 楊廷秀

許子儒冠怨誤身如今投筆說星辰未須道我
何時貴且道何時子脫貧

又

連珠合璧轉璇霄也被星家不見饒災曜元來

怯禱杓福星不是背篋瓢

詩話

不遇宣宗

賈島不第乃爲僧改號無本居法乾寺與無可
唱和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鍾樓上有吟聲遂
登樓於島案上取詩卷覽之島不識乃攘臂睨
之遂於手內取詩卷曰郎君何會此耶宣宗下
樓而去既而島知之亟謝罪乃賜御札除遂州
長江簿後遷普州司倉卒故程錡以詩悼之曰
倚恃詩難繼昂藏貌不恭騎驢衝大尹奪卷忤

宣宗馳譽超前輩居官下我儂司倉舊曹事一
見一心恠 宣宗嘗微行温廷筠遇於逆旅温
不識傲然詰之曰公非司馬長史之流乎又曰
得非文參簿尉之類乎帝曰非也謫為方城尉
其制詞曰孔門以德行為先文章為末爾既德
行無取何所補焉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
用竟以流落而死

不遇元宗

王維私邀孟浩然入內署俄而元宗至浩然匿
牀下維以實對帝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詔浩
然出帝問其詩浩然自誦所為至不才明主棄
之句帝曰卿自不求仕朕未嘗棄卿柰何誣我
因放還 本傳

心肯命通

唐莊宗時禁旅王慶乞叙功賞曰侍從濟河日
臣係第一隊入汴臣屬前鋒乞遷補莊宗領之
他日又言亦不納莊宗好樂樂工子弟至有得
官者謂慶曰子何不學我吹管稍稍能之亦不
獲用後事李嗣源亦言其勞莊宗曰知慶薄有
功但每見慶則心憤然安得更有賜與之意因

舉唐太宗詩曰待余心肯日是汝命通時夫主
天下生靈賞罰之柄而所言若此則進退誠有
命也

翰府名談

命在磨蝎

退之三星行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
箕張其口牛不見服箱斗不挹酒漿箕獨有神
靈無時停筭揚東坡自謂生時與退之相似蓋
命宮在牛斗磨蝎而身宮亦在焉故其贈術士
謝正臣詩云生時宿直牛斗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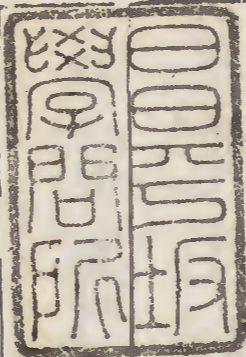
題詩坐窮

薛令之閩之長溪人及第遷右庶子開元中東
宮官寮清淡令之題詩自悼曰朝日上團團照
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首蒼長闌干飯澁匙難
縮羹稀筯易寬無所謀朝夕何由保歲寒元宗
幸東宮覽之索筆題其傍曰啄木口觜長鳳凰
羽毛短若嫌松桂寒任遂桑榆暖令之遂謝病
歸

雷轟薦福碑

范文正守饒州有書生甚貧時盛行歐陽率更
書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為具紙墨打千本使

售于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時語曰
有客打碑求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窮
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韓魏公客有郭注
者行年五十未有室家公以侍兒與之未及門
而注死冷齋夜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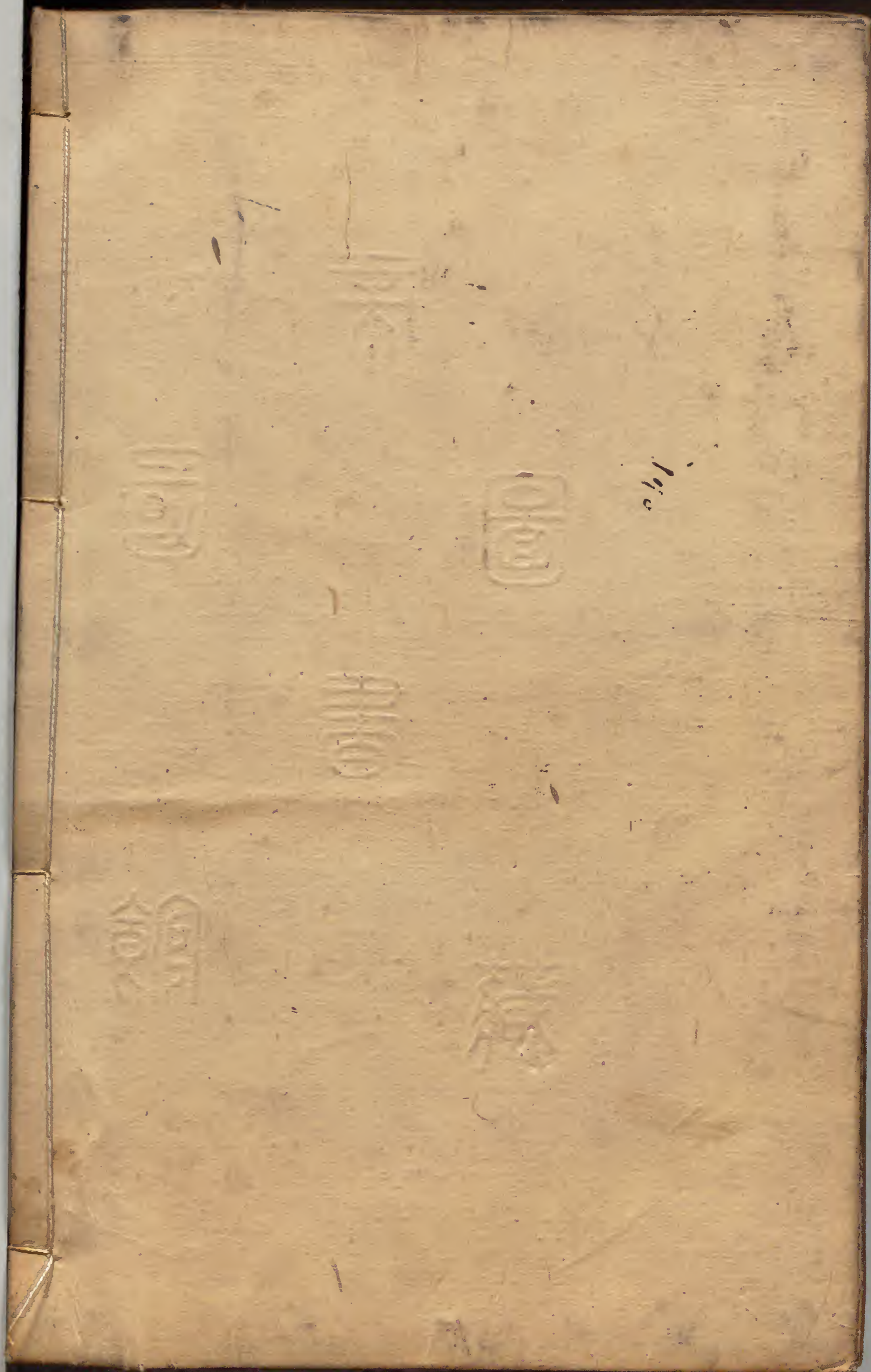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九

前集



存
561
2



三

四

五

六

七

1410